王制管窺

樞言 續樞言

德國議院章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制管窺

耿極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王制管窺

王制管窺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之爲重於世與功德埒。何也。蓋有德之言。言卽其德。有功之言。言卽其功。功德不可朽。斯言亦與之不可朽。如歷代聖賢之經傳典籍。是矣。否則徒飾虛車。雖至汗牛充棟。不足爲有無。甚且言僞而辯。邪說誣民。在朝不免兩觀之誅。在野不免閑先聖者之闕。立言可不愼歟。唐虞三代。治天下之良法美意。皆聖帝明王功德之所存。萬世太平之福也。是以歷夏、商、周。代有改革。而此法終不可易。豈後王之智。皆出前王下哉。徒以前王立法之善利於善。不利於惡。雖有智者。不能出其範圍故也。周平東遷而後。王室陵夷二十餘世。典籍無主。春秋戰國之諸侯。得以漸而去之。迄於秦火。一舉蕩然。無復遺緒矣。夫井田封建之制。黃帝所以禦蚩尤者也。嘗湮於洪水。禹八年於外。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而修復之。而又蕩於秦火。豈非有心者。所痛哭流涕而莫可如何者哉。然先王之籍雖可焚。當世之儒雖可阬。堯舜湯武之心。終在人之中。所恃有心堯舜湯武之心者。心心相印。尋其美意。復其良法。隱居者求其志。行義者達其道。則焚阬雖慘於一時。而興復不難於再見也。方此之時。雖德與功。不得不借言以存。孔子以空言。賢於堯舜。此之謂也。奈何有創爲古法不可復用於今。亦猶今法不可用於古。如范祖禹之說者。夫今之天。猶是古之天。今之地。猶是古之地。今之人民。猶是古之人民。今之萬物。猶是古之萬物也。何以先王之道。宜於古。遂不宜於今乎。豈今人之耳目口體。非復古人之耳目口體歟。使果今人之耳。不與

古人之耳同聽。今人之目。不與古人之目同視。今人之口體性情皆與古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誠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矣。若猶未也。易牙之味。宜於古之口。未嘗不宜於今之口。子都之姣。宜於古之目。未嘗不宜於今之目。師曠之音。宜於古之耳。未嘗不宜於今之耳。古之夏日。宜飲水。衫絺綌也。古之冬日。宜飲湯。衣狐貉。今之冬日。未嘗不宜飲湯。衣狐貉也。何獨至於先王之良法美意而疑之。或者曰。三代不相襲禮。不相襲樂。制貴因時。是故三王迭興。忠質文異尙。揖讓不可復行於征誅之世。猶之征誅不可行於揖讓也。獨不思不襲禮樂。亦第言其所損益可知者耳。非謂必可因者。亦以革爲貴也。不然。殷何以不革夏禮而必因於夏禮。周何以不革殷禮而必因於殷禮。假使其可因。亦可革也。何以又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皆言其制之善者。則百世可師。夏時雖不行於周。亦其時不見用耳。非用之而不宜也。若夫揖讓征誅之異用。正以桀紂不遵先王之法。則賊仁賊義。不得不變爲征誅。假如萬世皆遵先王之法。則萬世無桀紂。世無桀紂。必不亂。豈有征誅哉。明王制。正所以救征誅。然則王制非可革之事。明矣。昔孔子與子貢論人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古制亦然。先王之制。惟見惡於戰國之諸侯也。是以諸侯去之。惟見惡於無道秦也。是以秦焚之。孔孟未嘗以爲有不宜之時也。豈惟孔孟。凡後世之英君明辟。大率所見皆與聖同。此心同、此理同、故也。唐太宗嘗謂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嘗欲復封建法。當時惟顏師古以爲封建、郡縣、並行不悖。宜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

室。魏徵、李百藥輩。皆以爲不宜。又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強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明太祖作大誥。亦惓惓以田不井授爲憾。然則後世未嘗無堯舜湯武之君。歷代先儒識三代之制不可不復者。亦不乏其人。獨是用事者偏多魏李長孫之輩。多方阻之。此滕文所爲致嘆於父兄百官者也。善乎先儒胡氏之論曰。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阻襲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何如。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且其貽禍子孫。何預乎封建。然則以不識善敗。不辨安危之人。而謀家國焉。得有磐石之固。此不足怪。若夫馬端臨之通攷。自命爲文獻舉世亦以文獻宗之者也。而其論井田。亦以爲古今異宜。不可復行。文獻若此。謂之文獻足乎。謂之文獻不足乎。昔者蘇氏嘗論李斯之罪。謂其本於荀卿之性惡。而不自知其宜古不宜今之論已。又惑於柳宗元之封建論而和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此論既發。范氏、蘇氏之井底蛙。又相與鼓而煽之於後。其焰遂熾。將並先王仁天下之心。灰於秦而未盡者。悉皆燼焉。豈非禍慘於秦火。罪浮於李斯者耶。夫宗元之謂湯武爲私。何異荀卿之謂堯舜爲僞。宗元之謂秦制爲公。何異荀卿之謂桀紂爲性。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仲尼立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荀卿宗元立言。是桀紂而非堯舜。憲章始皇而充塞湯武。雖欲逃萬世首惡之誅。何可得哉。愚緣衆論紛紜。爰取王制孟子周禮諸書而紬繹之。略記管窺。偶爾成帙。以質天下後世。共求其是。不敢謂天下後世必無堯舜湯武之君。更不敢謂天下後世並無唐太宗、明太祖之君。不敢謂天下後世必無伊尹、周

公之佐．更不敢謂天下後世並無王綰、顏師古．盡皆魏、李、長孫之佐．

康熙戊辰秋七月既望．定興、耿極．識於蘇門之觀象軒．

王制管窺

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孟子之爲此言。蓋嘆當時之爲政。而皆務廢壞先王之制者也。先王之制留善。於天下。秦制、播惡於天下。後世不明於播善播惡之故。則不識王制之善。秦制之不善。不知秦制之不善。則不知王制之必可復。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制雖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等而殺之。一夫授田百畝。是天子與天下諸侯大夫士庶人。同事天下之事。同食天下之食。均焉、和焉、安焉、同有此天下者也。庶人雖曰。一夫授田百畝。然壯而授。老而歸。其實不得而有之也。豈惟庶人不得而有之。大夫以歸之諸侯。諸侯以歸之天子。天子亦不得而自有之。必舉而與天下之有功者共之。豈非公天下之大者。天下萬善。莫不生於公。播天下以公。是種天下以善根也。秦制則不然。秦欲私天下至於萬萬世。遂施及於天下之人。捐田予民。使之各私其私。而不顧其不均焉、不和焉、不安焉。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夫天下萬惡。莫不生於私。播天下以私。非種天下以惡根乎。種天下以善。天下同受善之福。種天下以惡。天下同受惡之禍。此兩端者。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之謂也。後世不明於人心風俗之變。實由於此。而猥云人心不古。不

可復以古道治之。豈非誣乎。故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或問先儒胡氏。亦嘗謂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幷。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無所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其說何如。曰。是也。而未盡也。蓋先王立井田、封建之制。意在守中國也。中國之外無城郭宮室。其勢輕利用野戰。中國不多設城郭溝洫。無以禦之。是故先王之制。著著用意。皆在守。守不以世。其勢不固。欲立封建世守之法。不得不先定井田恆產之制。今夫奏制。捐田予民。聽民買賣。君上不復過而問焉。獨不思田產者。天下之大命。天子所執以御天下之貧富、強弱、少者、壯者、老者、與夫煢獨無告者。而齊一之。猶御者之六轡在手。如組如舞。不煩鞭策。而六馬之足。不患其不齊也。捐田予民。猶之委轡予馬。而專任鞭策。此後世之民。所以善良日少。奸宄日繁。刑罰愈苛。民之遁情愈生。治不古若。秖此之由。夫捐轡予馬。雖王良、造父不復能善其御。捐田予民。御天下之大柄已失。雖堯、舜、湯、武復生。尙何能善其治哉。且夫捐田予民。使富者得買。貧者得賣。富者得買。愈買則愈富。貧者得賣。愈賣則愈貧。人所最不能忘情者。貧富相耀之形。況其中又有術取智奪。生人不平

之氣者乎。平天下。常欲靜天下之人心。而猶患其囂。今驅之以不得不囂之勢。而望其靜。得乎。今人所以不顧禮義。不愛廉恥。不畏刑憲。不惜軀命以徇貨財利祿者。豈獨爲宮室妻妾肥甘輕煖之奉。或者亦欲爲子孫作牛馬耳。而究竟買來之產。或祖不能及其孫。或父不能及其子。不可恃以爲恆。何若先王授田之制。此不得賣。彼不得買。爲祖父者。生一子孫。則朝廷設一人之產以待之。生十子孫。則朝廷設十人之產以待之。不煩祖父絲毫慮。而此產與此制相終始。不患其不恆。人情所最難拔之欲根。莫如私愛其子孫。王制復。則此根立斷。然後驅而之善。安得不從之也。輕且夫田猶碁枰也。民猶碁子也。枰必畫而後可以安碁子。秦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是據不畫之枰以求勝也。雖有弈秋。何所施其技哉。是以後世里書、糧長、隱地、逃丁、種種奸弊。此革彼生。莫可窮詰。豈非其勢便於作奸。而不便於詰奸者耶。何若田以井授。則諸奸不攻而自破之。爲拔本塞源乎。

或問王制。必寓兵於農。何也。曰。國家之患。莫大於文武分途。途分則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注意相、則相重將輕。注意將、則將重相輕。一輕一重之勢。迭爲軒輊。則將相恆不平於朝。兵農分、則以農養兵。而農怨兵。以兵衞農。而兵驕農。一怨一驕之勢恆相激。而兵農常不平於野。夫以朝野常處不平之勢。如冰炭之同爐。其治亂安危之幾。不待智者而後能辨也。況無文之絳灌。無武之隋陸。未必即能安天下。而蠭聚烏合之招募。亦未必能衞農。孰與即相即將。無軒無輊。即農即兵。自養自衞。文經武緯。足食足兵。一以貫之乎。且夫四民之數。惟農爲衆。四民之人。惟農能勞。四民之居。惟農爲固。四民之事。惟

農有什伍行陣之列。於習兵爲便。是以古之童子。十三舞勺。十五舞象。四民皆然。夫勺、武舞也。象、文舞也。蓋自竹馬嬉遊之日。而武舞已熟。技勇已成。已堪爲兵。人人足以爲守。而寓兵於農。取其尤衆而固者也。

或問。秦制以來若漢、若唐、若宋、傳國皆三四百年。人稱爲後三代。其間非無粟紅貫朽。刑措不用。海內向風。四夷來王之治。由此觀之。有治人。無治法。豈必待復先王之制。而後可以爲治哉。曰。堯舜湯武爲天子。封建亦治。郡縣亦治。桀紂始皇爲天子。郡縣亦亡。封建亦亡。以此論治。似無關王制之存否。獨不思天下之中主多於上智下愚者乎。卽以商周觀之。商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非王制無恙之故乎。紂之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存在何處。所謂故家。非守先王之制者乎。所謂遺俗流風善政。非王制中之風俗政事乎。借非王制猶存。何以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紂之爲天子。罪浮於桀。固已亡國而有餘。況下有文王之德。握方伯之勢。百年而後崩。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借非王制猶存。文王雖欲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能矣。何以久而後失之也。至於周制。較商制益精益詳。而其爲效益大。蓋周自成、康以後。率皆庸主。非能若商之賢聖六七作。修明舊制也。而幽、厲相繼。去紂無幾。豈非亡國之君乎。桓以後。不惟無中興之賢聖。卽求中主而不可得。何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而周之空名。猶緜緜延延。相維至於二十餘世。借非王制。是誰之力歟。議者徒見周亡於尾大不掉之勢。以爲是王制之禍。何不從未尾大以前。一思其福乎。且

尾大之弊。生於王制不修之後乎。抑立制之初。卽有此尾大之形。如漢唐之弊乎。顏師古謂郡縣與封建。並行不悖。此言最足以知古今之制。賈誼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言最得封建之要。自唐虞以來。至於漢、唐、宋、明。封建之法。未嘗盡廢。但商周以前。無郡縣之名耳。未嘗無其意。如舜封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孟子特就舜之待象論之。其實當時之制。列國皆然。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非源源而來乎。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或更有特典耳。周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非使吏治其國之意乎。漢以郡國並治。郡治責之郡守。國治責之國相。豈非使吏治其國之意。是故順帝時。沈景爲河間王相。王政傲狠不奉法。景猶能責其傅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可見國相之權。後此藩王世職土官。未嘗皆非封建之遺制。但自秦漢以來。制以郡縣爲主。雖有封建在其中。不復以爲名。大家遂習而不察。厭其名而忘其實。一聞語及封建。輒惡之如寇仇。去之惟恨不盡。豈知燈仍是火耶。古之封建。大國不過百里。漢制小者猶且逾千。然則尾大不掉之弊。不在封建而在不得封建之善。明矣。何以欲歸過於王制耶。

問。老泉蘇氏有云。井田之制。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

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骨已朽矣。由此言觀之。欲復王制。亦誠繁且難矣。而子顧謂其易若反手。可得聞歟。曰。書生學問只在紙上而不求其實。是以難與議天下事。非一日矣。今天下山川形勢。即三代以前之形勢。今天下之郡縣地。皆曾經三代行井田之地也。非秦漢以來。始有此溪壑、澗谷、邱陵、三代以前無有也。從未聞古有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以行井田之說。何至今日而遂疑之。借曰。必塞之、平之、夷之。而後井田可行。則必曾經古之行井田者。既已塞之、平之、夷之矣。若曰古不必塞之、平之、夷之。則今日亦何必然。溪壑既不必塞。澗谷既不必平。邱陵既不必夷。則廬舍又何必壞。墳墓又何必破。城郭又何必徙。即依今之城郭。就今之村落。避今之墳墓。量今之田土。計今之人民。以其州縣之官。屬其州縣鄉村之耆老。相與講明其事。履畝而均分之。未嘗不可朝令而夕定焉。得地即務耕種。至於封疆道路溝洫遂徑之濬築。未嘗不可待每年農隙而漸次爲之。孟子論王道。亦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非一日即能詳備乃爾也。是以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助精密於貢。徹又精密於助。豈非始粗而漸精。始疏而漸密之明徵歟。今縱不能即如助徹之精密。姑從夏后氏之貢。亦甚簡易。未嘗非三代之良法。未嘗不遠勝秦制之捐田予民。又何慮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之力乎。孟子策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亦是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助互用。語畢戰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然則能得先王之意。則何嘗不許人變通潤澤。而必依紙上圖樣畫葫蘆耶。或曰。天下地形。不盡方正寬平。奈何。曰。楚蔦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寬平處則井之。

狹則町之也。張子亦云。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或長或圓。或尖或斜。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其不能成井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

或問。古人有欲買田畫爲井字。私試之於一鄉。俟有成效。然後倡議與天下同行者。此意何如。曰。井田非可以私行者。先王制產之法。其大善在歸田於公。家民得種。不得而買之賣之。壯則授。老則歸。此不得多。彼不得少。授不得先。歸不得後。操縱一由於上。雖有豪猾巧僞。無所施。不得不惟上命是聽。是先王御世之大權也。若夫田不歸公。徒畫爲井字。猶之今之田。買東西畛。改爲南北耳。何益之有。秦制之不善。在捐田予民。而不在乎田之井不井也。

或問。復封建。必將廢科第。廢科第。則今之爲官者必不願。奈何。曰。科第何可驟廢也。先王之制。雖以封建名、而其實與今州縣之制並行。特無州縣之名耳。如各州之閒田。皆領於王官。所謂王官者非卽今之州縣官乎。閒田徧天下。則徧天下有王官可知也。且諸侯世爵。大夫不世官。諸侯主守典籍。典籍之亂。恆在新舊交代之際。是以守者必世及。省交代也。大夫主治。治有功罪。時有遷轉陞黜。故不世官。不世官、非卽今之官制乎。特官名異耳。雖周制一州之地。建國大小二百一十九。州之地。共建國大小一千七百七十餘。亦曰其地可容如此數耳。非必封滿其數也。歷代相因。新國舊國並建。尙未必滿其數。況新復封建。卽使盡一代之宗戚勳舊。以及歷代聖賢之後。如衍聖公、顏、曾博士之類。而悉封之。亦豈能濫充一千七百之數。是封建之外。與列國大夫所需王官尙多多也。不用今之爲官者。將誰用乎。且廢

科第與不廢科第等耳。有道之世。必擇賢者而用之。恩蔭與鄉舉並行。寒門用鄉舉。恩蔭、使其祖父及同官共保。

或問。欲復井田。必奪世家大族、與富民之田。以予貧民。恐不願者衆。奈何。曰。所謂世家大族。或宗或戚或勳舊歟。方將在封建之列。世爲有土之君。豈戀此區區數頃田。爲一日富家翁。若長孫無忌等之無遠識耶。此無嫌於奪。若夫今之尋常致仕歸林之老。以功雖未至當封。而居官實無玷罪。亦所當優卹者也。何妨卽以其田畫爲井字。改爲祿士閒田。仍以養其本人。待本人歿。然後以其田分給其子孫。按有餘不足之數。而斟酌處之。若夫曾經革處。有罪無功。不當在優卹之列者。亦何妨以其田分給其子孫。使本人受子孫之養。如農夫六十歸田之制。雖其子孫尙少。未當授田者。亦不妨早授數年。姑從權便。不失爲厚。久自如例。亦不徑奪。至於富民而多田者。不過欲以貽其子孫耳。亦卽以其田畫爲井字。除本身應授之數。餘以授其子孫。曾元。雖其子孫曾元未及授田之年。亦早予之。卽使子孫少。而田過多。亦何妨分予其兄若弟。或兄弟之子孫。不使己田頓歸他姓。亦可慰其失田之恨。況今日雖若暫失。而後世子孫所得將無窮期。又何恨焉。若夫一二土豪。兇擁厚貲。橫據田畝。吞併鄉鄰。作奸犯法之流。朝廷方將戮其人。籍沒其田產。以示懲戒。又何嫌於奪。橫渠謂行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此之謂也。朱子曰。若會大亂之後。或數百里無人。或千里無人。田盡歸官。然後從而行之。是又一機也。

或問。王制言封建。與孟子子產之言同。而周禮乃謂諸公封疆五百里。諸侯封疆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

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二說當誰信曰不知其書視其人劉歆之爲人孰與孟子可信孟子在秦火之前劉歆又在秦火之後王制九州之地立國大小一千七百七十三自隋唐以來至於今天下州縣率不過一千四五百餘是古之國不過與今之州縣相類且古者八寸爲尺八尺爲步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是以無尾大之患若如周禮是與漢之吳楚唐之藩鎮同病也豈可從乎其人之賢否世之久近勢之便與不便皆相去星淵則從孟子王制奚疑況周禮之見疑於先儒又不一而足耶問名山大川不以封何也曰名山大川必天下之大險要也必財貨之所殖寶藏之所興也或四方貢道之所由也豈可以封諸侯而生其心是故天子巡狩各朝於方岳之下則方岳之下不以封明矣此王制之微意也假如王制長存則秦豈得據崤函百二之險齊豈得擅煮海鑄山之富哉齊宣之時明堂猶在孟子存明堂所以存王制假如當年孟子憤激其辭勸毀明堂則其罪豈遂與燬王制者同科然而不敢也愼哉聖賢之立言也或曰孔子謂顓臾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似與諸公五百里附庸在其中之說合曰孔子所說或春秋時之魯如孟子所謂今魯方百里者五是也未必周之初制也初制必是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皆方百里不然愼子魯人必亦粗知魯事何以不復置辯以此觀之周禮一書必漢儒以所傳聞周末之事雜以己見而成之者也是以邱乘之制亦類司馬法而不符於周初千乘之說

或問封疆者封土爲疆耶抑第豎碑於界如今各縣交界之類以爲某國受封之界而已耶曰必封土爲

疆且爲城池不止爲低壠也曰何以知之曰魯論有儀封人朱子謂是掌封疆之官夫朝廷特設專官以掌之則必封疆是重務必時時察其傾頹而修補之若今之界碑何用專官禮運曰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且孟子畫策於滕曰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豈曰盡棄五十里之地於外而僅守斗大孤城遂可有爲乎必謂築此五十里之封疆城與民守之五十里內之田尚可耕種以爲守資以待外救故可爲也不然畢命曰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豈謹守此交界碑遂足謂之愼固封守遂足以康四海乎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然則山川邱陵之外別有王公所設以守國之險非封疆城而何曰五十里之國則有五十里之封疆城七十里百里者又各有七十里百里之城城池不太多占地不太多且城大難爲守乎曰先王守中國之法正妙在城多而且大城多則中國面面皆城兩城之間非山川則道路入於其中者如入巷中馬足無所逞野戰之技無所施人馬之食無所掠又時有車陣以塞其衝出入不可得而又四面臨以高城何患不能康四海乎或曰城大何以爲守曰城小則四面皆用守城大則守一面足矣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敵之來不過從一面豈有能環百里五十里而攻之者乎敵從一面來我守一面以禦之鄰國亦各守一面以禦之彼雖攻我一面且不可得況環而攻之乎是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林氏曰國必有四郊四遂今曰三郊三遂者夷戎爲寇東郊正受敵之處故使東郊之民專意於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

受敵之地.是也.雖城多且大.似不能不占地者.然天下大矣.每年必有拋荒而千七百餘國之大小城池.所占終是有限而利無窮.較漢唐以來和親遠討之費孰多.秦惟無遠慮.愛咫尺之地.而欲徒恃孤戍之長城以爲固.亦愚矣哉.或曰.秦築長城一道.天下已不堪命.如大小國各有封疆城.則不啻長城百道.民何以堪.曰.秦築長城.役人於千里之外.民自不勝其勞.先王以其地之人.築其地之城.役以農隙之時.而寬其程限.一年不能成.須之二年三年.大家既明於有城之利.無城之害.自然以家之院牆視此城也.誰不踊躍子來.恨不速成.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此類是也.豈同秦之虐用其民哉.魏文帝皇興中.征南將軍刁雍上築城策云.一夫一月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

或問.人民之數.日有滋生.後世戶口必加於古.而田不能增.欲復井田.則城邑溝洫所占又多.得無不足以養天下之民.曰.張子不云乎.天之生物只有此數.譬如山上草木.此山容得許多草木.便生許多草木.余亦謂譬如石榴.未有升大一榴而生斗許子者.人民之數雖若日有滋生.其實亦日有消耗.一處之兵火.動輒千里無人煙.一歲之饑疫.一日之戰場.動輒百年不能復其舊.然則滋生之數.僅能償其消耗之數.足矣.況治日少而亂日多乎.歷稽漢隋唐明.其最盛時.戶口皆不大相遠.亦可見矣.隋煬帝時.天下八百九十萬戶.有奇.唐開元天寶之際.八百四十一萬二千七十戶.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餘口.應受田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二十六頃.是每口該田九畝弱也.明代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

千口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士田八百五十萬頃合計之人七口當得田一頃何患不足養且以天下之地總計之除山林川澤不毛之地與夫城池道路之所占其餘豈僅八百餘萬頃恒後世遊食如兵丁、光棍、僧道之類者衆則拋荒益多耳若盡驅而歸農則墾田有不益廣乎何憂人滿

或問董仲舒限田之說何如曰田不歸公雖限無益也況必不能限此愚所謂失御天下之大柄者也問從來授田之數夏五十畝七十周百畝後魏四十畝唐一頃當何所準曰夏之五十殷之七十周之百畝一也名異而實同後魏之四十畝似近於古唐之一頃比古爲多大約每人一口以今畝計之須八九畝或六七畝乃可供一歲之食八口之家非六七十畝不可一家壯者一夫佐以少者一二人其力亦僅可治六七十畝多則地荒不能盡地之力少亦恐食不足且地闊人稀處若初時授田太多他日生齒繁何以益之問田有上中下古亦有一易再易之說當何以授之曰不必太分諺曰十年高下一般收民生其地自有善其耕種之法皆可有獲王制上農夫九人下食五人註者曰田之肥者爲上農田之瘠者爲下農此亦其大略耳不可瑣屑也使其農而惰歟則肥田有時而瘠使其糞多而力勤歟則瘠田有時而肥且九人八人七人亦不可爲定數使九人者而明日嫁一女則八人矣八人者而明日娶一婦則九人矣將遂交易其田乎問孟子有餘夫二十五畝之文後魏、中男二十畝婦人二十畝唐篤疾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又有永業口分寬鄉狹鄉遷徙加減之法亦可參互用之否曰此在臨時斟酌所謂潤澤之也大抵法以簡易直捷爲善最不宜多設科條利少害

多。徒滋奸弊。古有田畯教農之官。必教以種樹之法。若齊民要術所載者。非必較量於一易再易之間以爲肥瘠也。至於後魏與唐宋之法。自不如王制簡便。而諸善咸備。且宋之方田。不過量地法。使民不得隱地逃稅耳。非復王制法也。王制。夏之五十。殷之七十。皆周之百畝。然則百畝之制。必聖人斟酌最爲得中。猶十一而取。後人欲以己意重之。則爲大桀小桀。欲以己意輕之。則爲大貉小貉也。是以三代聖人皆因之而無損益。欲復王制。當以爲準篤疾廢疾。如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鰥寡孤獨之人。皆有常餼。不宜破碎井田以滋弊端。曰。然則孟子何以亦有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之文。曰五十畝者。二圭田分一井之公田。二十五畝者。四餘夫共耕一夫之地也。分田制祿。率皆以是爲差。是故大國百里。次國則半之而爲七十。小國又半次國而爲五十。故曰經界既正。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大抵爲整數。好算不藏奸。所謂易簡之善也。

或問。從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封建行。諸侯膏粱子弟。居士民之上。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驕侈日深。則仁民愛物之情日減。爲害豈不大哉。曰。封建之法。於爲善則易。爲惡則難。蓋諸侯主守。但能守法。雖庸主亦可安享富貴無窮。大夫主治。須有長才。故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未嘗不可以爲滕薛君也。況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軍將皆命卿。是兵柄不擅自諸侯也。諸侯、非賜斧鉞不敢專殺。非賜弓矢不敢專征。其權亦輕矣。豈得暴彼民哉。方伯之權雖若稍重。天子又使其大夫爲三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內外相維。大小相統。卽有逆謀。何能不洩。卽使逆謀

成亦方百里之城守其一面以禦寇則易守其四面以抗王師則難故曰爲善則易爲惡則難也況又有學校之教黜陟之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學焉凡入學以齒不分貴賤之等豈非論布衣交預有以消融其驕侈之氣哉嚴子陵不仕光武存此布衣交也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使大夫天子因以察其大夫之賢否三年一大聘使卿天子因以察其卿之賢否五年一朝天子因以察其諸侯之賢否天子五年一巡狩示天下以不敢暇逸柴而望祀山川率天下以敬鬼神問百年者就見之率天下以敬老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察治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察守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然則教與勸懲之法嚴矣雖有驕侈亦誰敢逞

或問農固授田士工商亦授田否曰王制有祿士閒田則士食公田可知所謂百工亦必日居官肆長川造作而後名在工籍如所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者非代耕之祿而何惟商未詳其制然所謂商者必是國商如鹽商茶商之類而後名在商籍爲國家懋遷有無逐十一之利或可不須祿養若夫民間陶冶抱布貿絲之事不過農家以其暇日爲之豈遂名爲工商乎且寓兵於農凡授田之農皆兵也工商既不爲兵則不當雜之農伍中一例授田

或問大國萬井除山陵等項三分去一實在六千六百六十六井除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之祿共五百一

十九井。尙餘六千井。不知所入皆輸之王國否。曰。或是委積於其地。以備本國軍賓等用。用餘則藏之。所謂藏富於天下。此類是也。不獨藏在民間。

或問。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何得簡省乃爾。曰。此非謂兵役也。兵役是變例。不可以預定。若在草創。工役或亦繁雜。若在守成。百里之內萬井。三分去一。當有六千六百餘井。五萬餘夫。以百里之地。每年有五萬餘夫。供三日之役。何事不濟。且安知非以三日爲則。如唐之庸法。不役則出絹。加役則免調免租乎。

或問。程子不信周禮。朱子卻說畢竟周禮底是。程朱皆大儒。宜何從。曰。慶源輔氏信程子。南軒亦謂當以孟子爲正。朱子恐非定說。曰。朱子嘗云。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爲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此說何如。曰。此不類朱子之言。或者其門人之言。竄入朱子語錄中。後人不詳。遂傳述之耳。不然。九州之地九千里。是古今所共見者。大次小三等之國。三均滿建。僅可容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古者萬國之辭。不過極言其多。如所云萬物萬姓萬方云耳。豈眞有萬國哉。若眞有之。則九千里之地。必不能容。皆如周制。已不能容。如何又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百里。如何更有大國來吞。若曰古之國小。豈得三二十里一國乎。朱子安得有此矛盾之言。以文害辭。蔽乃至此。

或問井田與兵制相通朱子嘗謂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說何如曰在知兵者因時制宜非愚所能知也然此事諸家皆非定說愚疑包氏說爲近之蓋千乘者舉百里萬井之人數而大槩言之耳未詳周初之制果用七十五人否姑以此計之千乘該七萬五千人萬井除公田尙有八萬夫可足其數若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夫矣依周禮諸公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爲多諸侯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比上數爲少且五百里四百里其地太大萬不可用何若包氏說雖未除城郭山川道路之數猶曰荒略計之無大謬戾乎至於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則又以後世亂政致疑於王制之中者也夫軍需科派民間此亂國敝政之尤者也曾謂王制而有是乎雖軍旅之事謂之敝賦亦謂力役之征莫大於是者非必出物如粟米布縷而後謂之賦也儒者泥於書册不察情理見歷代相沿遂疑王制亦然故謂非八十家所能給獨不思九經中來百工則財用足此財用是何財用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其日月不休歇而造作者又何物非車甲器械乎冏牧之馬不供兵將何用乎天下軍國大事孰有大於儲糧芻於野儲車甲於武庫而謂可苟且取辦民間乎費誓曰善敹乃甲胄云云蓋謂舊有甲胄恐久不用而朽敝故必使本人善加敹縫舊有弓矢戈矛恐久不用而頓缺故必使本人善加磨淬修整之亦非取辦民間之辭也儒者不善讀書愈遷就牽合所失愈遠如魯人三郊三遂明是一面禦敵

三面供兵之辭。而必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夫周禮王畿之郊。固有六鄉之名。然何得改六鄉爲六郊。以就三郊三遂之說。況九賦之中。有四郊之賦。周禮卽有六郊之文。尙不可據以爲是。以亂他經。況本非周禮。而牽強以從我說乎。然則生諸儒之後。所蒙諸儒開導之恩固多矣。而其一二說之障礙亦不小。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經且然。況諸儒乎。

或問。周禮一書。後世談經制者莫不奉以爲宗。而子獨不謂然。何也。曰。何獨我不以爲然。先儒之疑之者衆矣。陳氏曰。林存孝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書遂行於世。潁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

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幷.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男之國爲之徙者九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而一夫授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什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蔿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也.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五峯胡氏曰.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今天官有宰夫者.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

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尙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惟剝其民以危其國。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夫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哉。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宮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康成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妒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閽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尙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卽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女祝。掌宮中禱祠禳禬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常典。又安用此幺麽禱祠

讓禮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妒。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嬙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眞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嬙法。世嬙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嬙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又可謂之公正乎。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不幾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供王之好賜。不幾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嬪嬙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酒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阜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陳平爲相。尙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太宰之屬六十有三。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書詩春秋配乎。諸儒之所疑於周禮者大率如此。

此後世之所共疑。疑之誠是也。然未盡其情。是以或有憒於周公之書而不敢疑者。不知周禮者劉歆獻媚之書。非周公之書也。作書之用意在獻媚。原非欲治天下。故其中於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一確當。而獻媚之情。則處處見乎辭。當時王莽以周公自處。故劉歆作此書。遂託爲周公之書。其託爲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亦猶是託爲越裳氏獻雉之意。大家相蒙。不必問所由來。第相與稱功頌德云耳。是故聽其說。似亦足以悅一時羣小之心。而按之行。則無一事可見之實用。王莽當時身負簒逆。衷懷戒心。是以此書申嚴宮中宿衛之法。此其情可見也。不然。周公輔成王之時。是周家方盛之時。何以懍懍於此。如在危城之中。而變起不測者乎。治天下者。先制民之產。定取民之制。次則制百官祿。然後自非其飲食惡其衣服。今是書。取民殊無限制。官祿罔見明文。而於王之飲食衣服多設職掌。講究惟恐不精。王日一舉鼎。有十二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且惟王后世子不會一言。頻致意焉。大府玉府內府。良貨賄。共王玩好賜。家宰之好賜亦共焉。此其意何居。曾謂周公吐哺握髮之勤而有是乎。后妃不預外政。而此書、則后職立市。外而交通四方。內而交通公卿大夫。是呂后之穢風也。漢習而不知其非。劉歆亦忘周公之書不容有此。非以取悅后妃之意乎。家宰六卿之長。而以閽寺嬪婦爲屬。不過以悅當時之交通內外者。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云云。不過言之聊以悅當時之外諸侯。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二百畝。再易之田三百畝。與萊田。及八百家乃出車一乘之類。亦不過言之聊以悅一時授田之細民。本非實欲見之行事。亦何暇計其果可用與否乎。是故天子畿內

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除山川城郭等三分之一。僅得方百里者六十六耳。若以外諸公五百里計之。則每公當得方百里者二十五。則畿內之地僅足以容天子之三公。卽以其食之者半計之。每公亦當得方百里者十二國半。三公共當得方百里者三十七國半。六卿受地視侯。侯四百里。其食參之一。每卿當得方百里者五國餘。六卿共當得方百里者三十一國餘。則畿內之地盡矣。且無所容天子矣。況王子弟乎。況中大夫以下乎。況方伯湯沐之邑乎。若曰獨外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內公卿皆百里。七十里。則以天子之公卿。不足當外公侯十之一。外重內輕。股大於腰。正賈生所謂大瘇。何以致太平。且僅足以容六官之屬。更無餘地以容天子。其粗迹已然。而暇責其精微乎。似此之類。事事皆然。不可悉數。卽以九賦九式論。蒼梧馬氏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此又其矛盾之一徵也。是故大用之則大亂。小用之則小亂。王莽之王田市易。既已試之於前。王安石之新法。又已試之於後。不知康成何所見。而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也。秦火之後。此書不破。則文武之道不著。是王道之大梗也。孟子若在。豈得已哉。或曰。如陳祥道、唐仲友。合周禮與王制之說。各有證據。似亦不相抵捂者。曰。稽古貴得之心。書册之印證。其次也。且周之初制。方爲王政。爲治道。如唐氏所據。率皆春秋戰國之書之事。是亂政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卽使脗合無間。亦只可爲殷監。況又出於牽合者

乎。

附貞觀諸臣封建議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因舉屬籍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尙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卭滕。如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旣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疏屬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爲縣公。　貞觀二年。太宗以宇內晏淸。思以致理。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固。其理如何。尙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爲磐石之固。秦幷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屛。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永封列士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論曰。周氏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支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墮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

華之德。尙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線。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復思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髮。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曠。封建之事。普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爲當今之要。莫不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

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爲之置官僚。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憂惕之慮。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舉。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侯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扞若囹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卽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敷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衞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若並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番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十一年。以司空長孫無忌爲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某某改某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卽

令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曰。臣披荊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義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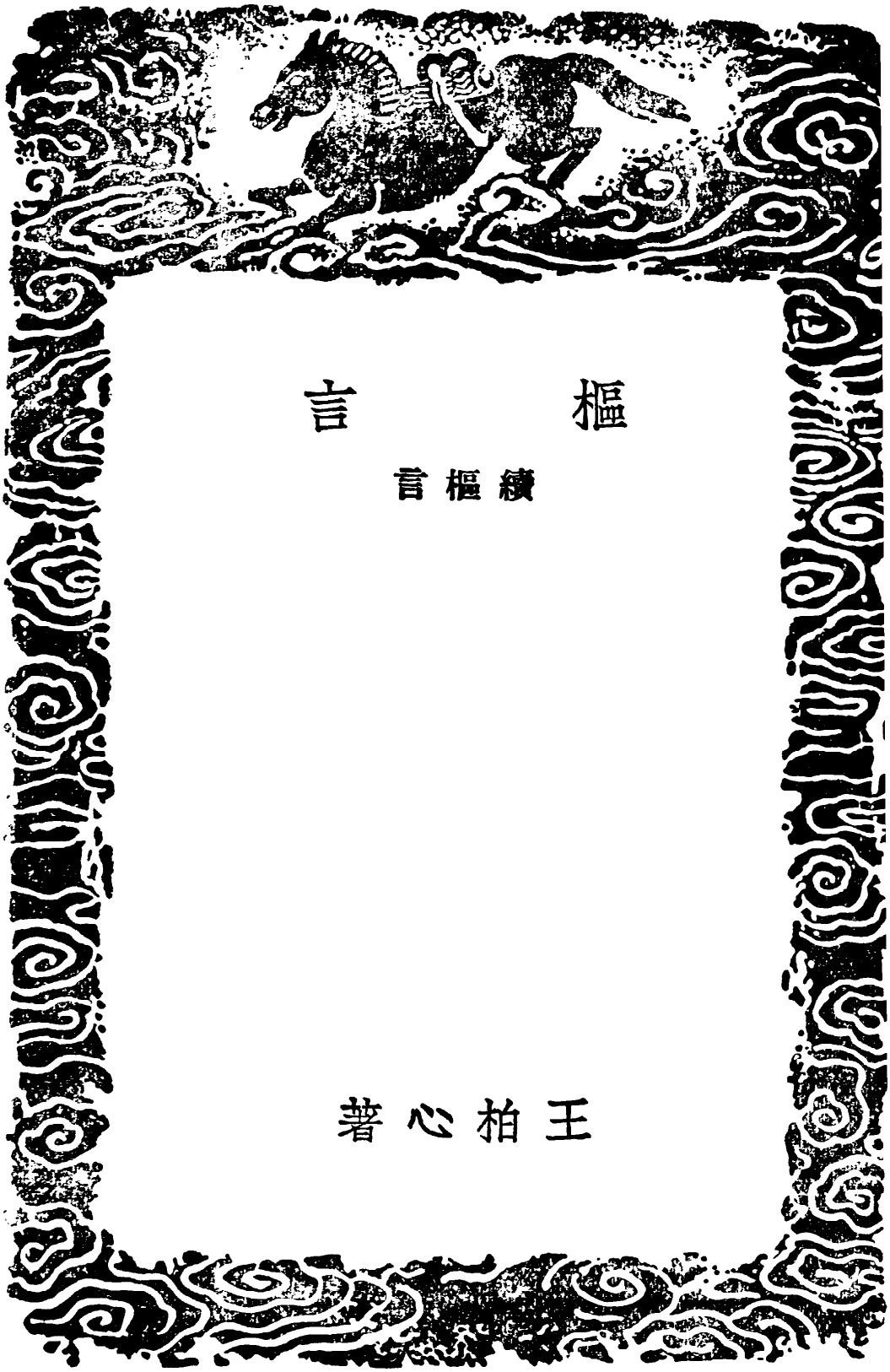
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喟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見三代之治。以爲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爲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儲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讎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爲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剿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剿滅疏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濟北、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殞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

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墮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煑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消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固結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剋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爲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己。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爲事雖至善。時卽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爲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

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卽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業、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旣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眞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旣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受封之郡邑。旣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讀。爲封戶者甚於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卽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愚按歷來論封建者。其大旨皆不出此數端。此皆立意阻其事。非欲講求成其事而未得者也。當時唐太宗因讀周禮而嘅發此嘆。吾料當時卽無諸臣之阻。其事亦必不能成。成之亦必爲禍階。何也。蓋託基於周禮。非三代之法。故也。而諸人之論。如李百藥之歸之命。殊不知此等事。君子不謂命也。

而百藥持此論。是易所謂誣善之辭游。孔子所謂佞口亂義者也。顏師古郡國並建之說。雖講究尚未詳盡。而大略得之。魏徵五不可。亦以緩爲阻耳。非眞度量之審也。惟馬端臨公心良法之說近似。然亦是欲抑先揚之辭耳。其究亦與徵等同意。蓋無公心不可以行良法。是矣。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也。然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自當引之存公心。不當導之廢良法。是故孟子於樂臺池鳥獸之梁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欲毀明堂之齊王。皆將順之以引歸王政。卽百引百不見用。而猶望庶幾其改之。安有英明如太宗。志在復王政之大善。志已必行。明詔已降。而舉朝必欲羣起阻之者。此比之長惡逢惡者不又罪之罪乎。借曰不然。彼無忌世牧外州無異遷徙一語。滿朝之眞情見矣。何嘗毫髮從國是起見哉。百世而下。令英主爲庸臣受過。惜哉。



樞言

續樞言

王柏心著

本館據湖北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昔人云、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人。卽有治法。法者依人以立者也。人之所不至。而法生焉。法制於人之所顯爲。而人遁乎法之所不及。于是乎法窮。樞言者所以濟乎法之所不及。而使人以自爲者也。監利王君柏心字子壽。博學篤行。名聞諸方。而吾以爲是天資近道人也。嘗客遊西塞。以所見聞。綜輯爲是編。予來楚中。讀而愛之。君之爲書。通達似荀悅。激發似王符。純粹似徐幹。不爲危言極論。迂詞誕語。而使人悠然自得於簡編之外。讀之掩卷而慨然有餘思也。君志行醇潔。有慕東漢諸君子。有所箸書。亦輒近之。有宋曾鞏氏謂。中論之書不悖乎理。又能充其所得乎內者。既察其意而賢之。而又知其行之可賢。況予之親見君而得之。又其文詞明白昭箸如此。雖未知他日所以見諸行事者何若。而執志純固。較然不欺。豈非所謂天資近道者與。易繫辭之言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昔之人有因言而信其行者矣。況予之親見君之行如此者哉。或曰子引曾氏之美中論。以美是書。當矣。顧曾氏又有言曰。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蓋亦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而子乃欲廢法而任意。得毋過歟。予曰。所貴乎法者。貴其能適變也。有不適則雖聖人之法。亦有可議者矣。孔子所謂與時損益者也。王子之意。非謂廢法而任人。乃欲任人而用法也。而子乃以刺繆譏之。子則過矣。且王子方爲世之賢智者言之。而子顧以庸陋乖刺爲慮。豈其然與。客旣退。遂書以爲序。道光十九年季春朔日婁姚椿序於

鄂城之古楚樓。

續樞言敍

曩在隴右。爲樞言十六篇。甲辰春。至都。益陽湯海秋農部見而稱之曰、是當在昌言、潛夫間。盍多爲之。亡何海秋歿。感其言。時休沐少事。歲行盡矣。意有所觸。次第成之。得九篇而止。名之曰續樞言。道光甲辰季冬旬有八日子壽自識。

樞言目錄

審宜　旌意
責實　脩約
覈才　廣議
擇吏　寓政
禁末　導俗
王言　正訛
學譽　疑信
量交　辨言
續樞言
君臣　信臣
明是　官才上
官才下　謀備
七蠹　防侈
糾慢

樞言

清　監利王柏心箸

審宜

順而布之謂之政貞而守之謂之法揆而協之謂之宜政雖善弗宜則滯法雖良弗宜則格投丸于峻阪六翮遜其疾者形便也決水于上游駟馬謝其速者勢利也轂之轉者善馳驟樞之運者善開闔治之宜者善張弛度其宜愼厥謀罔弗脩操其宜率厥功罔弗從知以辨之仁以達之義以斷之信以固之審宜而治道得矣宜有四因因天因地因時因民溫肅肖春秋舒慘肖陰陽風雷雨露統紖之用也七政五緯憲令之符也胸胕飛孛謦過者也淫潦亢旱儆愆者也耕斂有候開塞有期先者躁也後者慢也是曰因天九州之土不同性五土之性不同植下者謹蓄洩高者廣井渠藪豐林木澤任蒲魚毋封其利毋開其爭毋逆其理毋竭其源是曰因地承弊則救焉蒙業則安焉漢高之除秦法世祖之併郡國減吏員宋藝祖之削藩鎮承弊則救也曹參之清淨霍光之與民休息宋璟之善守法蒙業則安也井田封建肉刑、漢以下不能復者也府兵租庸調之法唐以下不能復者也虛美不必崇浮文不可尚齊紈阿縞以敵寒不若羊裘垂棘連城以適商不若泉布酌其變濟其窮是曰因時風氣有彊弱習尚有文質勿炫之以智所

未。周勿彊之以情所弗安。翱翔乎雲霓。飲啄乎江海者。鳥之常也。設組帳以處之。陳鐘鼓以饗之。則瞪而悲矣。馴服乎衡勒。饜飫乎芻豆者。馬之常也。飾繒綈以衣之。列醯醢以薦之。則駭而踶矣。民可順不可拂。可安不可擾。微而導之。使自蹈之。徐而喻之。使自赴之。是曰因民。夫爲治者無憂政令之不行也。憂其弗宜而已。如注尊然。不溢不竭。如操尺然。不贏不縮。下之從上。猶景響也。得其宜。何患弗從。若夫矜私智。泥古典。矯焉過正。膠焉罕通。譬卻行而求前。吾不知其可矣。

旌意

任左右。尙姑息。爵及私昵。罰弛姦慝。是謂婦寺之政。納佞諛。務虛美。上違道以欺下。下矯誣以罔上。是謂聾瞶之政。刑賞虧替。禁防隳敗。情不足相繫。制不足相維。是謂痿痺之政。科指備具。綱目繁猥。可否必稽于法。輕重必依于令。婦寺、聾瞶、痿痺之政。舉非所患。中主以下。率而行之。可以無大縱軼。若夫英主則在能旌吾嚴斷之意而已矣。法之必行者。非嚴也。意之能行。則嚴也。令之必行者。非斷也。意之能行、則斷也。且所謂嚴斷者。豈待峻刑鯨之典。設斬劓之科哉。亦取夫相蒙相習者。以吾意破除之已爾。意不可淆。則亂。意不可瀆。瀆則玩。英主當有所縱舍。以蓄其果決之氣。有所簡略。以養其清明之體。一旦機括所在。則出吾意以震動之。無少濡回牽制。出乎法令之外。入乎民情之中。爲揣摩遷避者所不能及。然後眞才奮焉。詭隨聾焉。四方說焉。如日月之行乎中天。而無不瞻仰也。如雷雨之作解。而百果草木無不甲坼也。夫君者制法者也。非奉法者也。出令者也。非守令者也。應龍之蜚騰變化者。頷必有尺木。猛虎之制伏百

獸者。脅必有威骨。漢孝宣之世。吏多虛增戶口。所上風俗。悉虛詞飾說。孝明之世。朝廷皆爭爲嚴切。以避誅責。以二帝之明。弊尙若此。豈非狃于法令而意不伸歟。或曰、唐德宗、宋神宗、明世宗、能伸其意矣。而嚴斷之弊。禍甚庸主。何哉。曰三君者、仁不足。剛有餘焉。明不足。愎有餘焉。不善用其意。則又剛愎之過。而非嚴斷之過也。

責實

爲其事。未有無其實者也。計其功。未有不自實始者也。實立則名從矣。是置表以取影也。名存則實亡矣。是按圖以索駿也。舍名就實者。萬舉而萬有功。得名遺實者。萬舉而萬有弊。天下所以赴功遠罪者。非恃吾能賞之罰之也。又非恃吾能信賞必罰也。恃吾賞當功。罰當罪。僞者不敢蒙。而似者不敢亂也。由君身而大臣、而庶僚百職、事由國而邑而鄉。合之若一人。運之若一身。豈操術異哉。嚴杜其浮罔。切中其要會焉爾。是故令簡而易明。法成而可守。明如日月。疾如風雨。貞如金石。此責實之效也。治之敝也。上以名責下。下以名報上。上曰必求諸法令。下亦曰必求諸法令。法令至繁多也。君若臣非能周覽而盡識之也。則必舉而任之府史之徒。夫英君詧相。旰衡默運于廟堂。百官有司奔走勤勞。宣布于職守。卒之制取舍進退者。皆出于府史之徒。聽其顚倒而失序。則甚矣狃于名之過也。狃于名必好察。必好詳。察者數也。詳者末也。有天下者任智不任數。操本不操末。無所不察。則無所不蔽。無所不詳。則無所不遺。上所句檢者。唯名是從。下所覆告者。唯名是應。非不勵精也。而稽滯者如故。非不綜理也。而增飾者相仍。名與名相求。名

與名相蒙。然則法何由不蠹。令何由不圮乎。有匠于此。虛語般倕。實未嘗親斧斤也。而信之。則主人不免風雨之嗟。有醫于此。巧陳盧扁。實未嘗運鍼石也。而信之。則病者將有浸淫之困。一身之微焉。凡求安與生者。猶必務其實。柰何舉國家之政。而相徇于名。屬有叢脞之咎。將誰任之。且夫天下之心意。攝以神明者恆肅。攝以耳目者易玩。天下之事功。厲以志氣者必集。厲以文法者多隳。與其法多而僞者蒙之。不如減法而去僞。與其令繁而似者亂之。不如蠲令而絕似。僞之生。唯實可以已之。似之淆。唯實可以正之。夫獵捕禽獸者置罘也。操縱掩合者人也。名、置罘之類也。實、操縱掩合之用也。委置罘于野。而曰吾網目畢具。將坐待其獲。委法令于府史。而曰吾網目畢具。將坐致其效焉。雖大愚者。猶信其不可已。

脩約

天下有要術焉。脩約之謂也。以約則明。以約則定。以約則逸。不知夫爲政者。將求其明歟。抑求其蔽歟。求其定歟。抑求其擾歟。求其逸歟。抑求其勞歟。行滄海者詧斗杓而已矣。齊方員者執規矩而已矣。古者事簡治亦簡。後世不能不趨于繁者勢也。事繁而吾之繁者又倍焉。至乃疲耳目。殫神明。卒無以勝之。甚非馭繁之要也。夫政莫大于賞罰。善制賞罰者。取其鉅者著之令典。餘則默司吾意。使巧者無所探測。堅守其常。使後者無可推移。是故有不形之諭告。而諭告不能逮其神。有不勒之金石。而金石不能並其貞。無他。約故也。不善制賞罰者。無所不備、無所不詳。千科萬品。日以增加。姦未起而以智兆之。弊未開而以端啓之。凡吾所爲疲耳目。殫神明者。將禁姦祛弊也。今乃適以兆姦啓弊。則何爲勞勞焉。增加無已哉。況夫

未來之姦。有不能勝窮。未來之弊。有不能勝料者乎。是故關防之令繁而士益僞。比附之條繁而獄日滋。何者。立法之始。本欲其筦于法之中。不知反遁于法之外。本欲其持于法之後。不知已散于法之先。本欲召奇傑。而僥倖者輻輳焉。本欲杜豪猾。而譸張者萌芽焉。且夫關防之多。至不足杜豪猾。亦無爲貴多法矣。鏡之含明。非逐物而預構其形也。鐘之儲聲。非厲響而起迎其叩也。老氏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又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其知約也夫。其知約也夫。

覈才

古之覈才也。儉于數而寬于塗。後世之覈才也。狹于塗而豐于數。古之覈才也。易于取而愼于用。後世之覈才也。愼于取而輕于用。古之覈才也。略于言而詳于事。後世之覈才也。密于言而疏于事。此眞僞之所由各判。而功效之所由相遠也歟。成周選造之法尙已。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人者。令歲舉孝廉二人。百萬者舉五人。合天下計之。歲不過百餘人。數至儉也。然此外又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茂材異等之舉。已又設四科。最後巖穴幽隱者。天子至以元纁玉帛親聘其廬。則塗又未嘗不廣也。賢良文學等。應制策皆訪時務。不合者罷遣。優者補博士議郎。居官風議。必時政得失。不復以虛言相試。及出典牧守。入居九卿。必行能尤異。故其時人無浮競之心。而咸自奮于事功。唐以後則舉天下之才。悉約之于進士之途。優第者予館職。試必以聲律對偶之言。循資計俸。高者擢諫垣。躋卿列。次亦不失爲牧守。故輕躁者懷進。闒冗者取容。而才猷智略之士。無由自見。夫古之制爵。非加貴也。古之授祿。非加厚也。俊偉卓犖之流。古非盡降

于蒼昊。求諸域外也。然而人才畢萃于朝。智能畢展于下者。激勵得其權。而綜覈得其實故也。葢儉于數則浮濫絕矣。寬于塗則俊乂出矣。愼于用則巧僞革矣。詳于事則功能見矣。後世不然。恆使英奇者裹足。而僥倖者攘臂。則其弊亦略可睹矣。刻木爲鵠。羽翮雖具。終不覩翰飛之疾也。範金爲驥。骨骼雖具。終不睹步驟之奇也。人主誠欲覈當世之眞才。唯使之獻替可否。講求經國遠猷。隨其才用。試之以事。較能否爲遷黜。如此則才無不奮。政無不舉。功無不立。其與按虛名而索實效。必相去萬萬也。

廣議

天下之懷忠愛。矢亢直。感激而不顧其他者。山林敦朴之士是也。漢唐之世。置臺諫矣。又置博士議郎。又設直言極諫科。凡以招徠山林敦朴之士。或値主德有闕。或遇時政有譽。博士議郎及應詔之士。皆得上封事。伏闕犯顏。其言之激切。往往天子變色。宰相避席。豈其時士獨敢言哉。拔之尤異。以作其氣。容之至廣。以開其塗。起新進則無繫戀顧忌之私。由特達則無門戶黨援之習。此士所以樂陳鯁亮而前世恆收其效也。且夫朝廷置官。唯宰相與諫臣不可用資格。宰相代天理物。非道足經邦。莫能居之。在乎人主之愼擇而已。以資格用之。則鼎鉉輕矣。諫臣職在繩愆糾繆。與其通敏。不如其戇直也。與其華辨。不如其謇訥也。由資格則銳氣銷磨。必多瞻循。必立朋黨。彈劾有所避。攻訐有所私。建白者。唯科指之纖悉而已。宮廷讜論。則未嘗聞也。糾譏者。唯吏事之短長而已。利弊大端。則未能及也。苟幸無過。徐待遷秩。爾人情誰樂舍坐致之效。而蹈不測之害哉。誠如博士議郎得應詔上封事。則宜無此弊也。何者。立朝尙淺。爵秩尙

卑有感激之心。無回枉之氣。與由資格居諫垣者。固不可同日語矣。論者曰。山林之士。狃于古、戾于今。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有利。惡用是喋喋者爲。應之曰。世未嘗無賈誼、陸贄也。才如二子。尙謂其狃于古而戾于今乎。人主誠有意乎山林敦朴之士。以其言攷之。不可采者罷遣。其有議論達政體。忠款結丹素者。處以博士議郎之職。使益練習時事。若當職唯諾。則不得遷。嘗其謀蓄英亮。志存獻替者。擢之使居臺諫。激勵而用之。則固執政之才也。夫太阿之陸剸犀象。水截鴻鵠者鋒銛也。鷹隼之排疾風而上征。撇層雲而下擊者。翮勁也。匣而懸之。縱而縶之。則無割斷搏擊之用矣。今夫封駁之制。久廢于門下中書。當英君詧相時。必無過舉。設萬有一焉。言官抗章而爭之。固已後矣。何如博士議郎。先事風議之爲尤善也。

擇吏

自古世雖極治。姦民之輕險者。不能絕也。小則鬬暴劫奪。觸法抵禁。大則竊鑄鬻鹽。吏人莫敢誰何。又其甚者。倡邪術。誘愚民。譬虺蛇莽蜂。無時而忘毒螫。其所潛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緣邊州邑。所恃乎遏姦于未萌。銷患于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邑。其擇吏視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薦擢。視他邑宜最先。而世之從政者。往往反此。謂地僻則政簡。壤狹則功寡。不足容才吏。唯初從政或左遷及疲老者。始往視事。報最不得預。祿入不能以自給。官其地者。與謫戍同。彊者則以爲大吏且棄我。脩廉潔。勤吏事。終無由上聞也。行吾掊克而已。弱者卽不敢肆爲朘削。然民之疾苦不聞。山川阨塞險易之塗不知。戚戚焉以不得去此爲憂。何暇治詭隨。擊彊禦。懷遠大之謀哉。夫民也以僻遠之故。累數十百年不見賢長吏。繇是黠桀

不逞者無所顧忌從而侵暴之又從而迷罔之乃始囂然弗靜也屬有水旱之菑乘閒竊發旁郡邑不得高枕而執政者慮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愼簡司牧不過一指撝之勞繼也徵師糜餉或窮歲月未能定無乃好難而惡易也乎且僻遠之于近邑猶四肢之于心腹也今有人于手足則任其拘攣踒蹇而惟心腹之是治豈得謂善養生者哉誠令巖疆邊邑之吏皆擇其簡重有方略者寬而不弛嚴而不殘明而不苛安善良糾豪彊聯什伍禁游惰廣德惠以招徠之察荒歉以綏輯之操縱設施視便宜所在試之三年有異績則居課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劇一切比近邑令長爲優如此則所選得人爭自奮勵不期而邊僻州邑大治邊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誠遏姦之上策銷患之良圖也夫襲遂治渤海李固涖泰山當桴鼓倉皇猶能宣布威信折衝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況使遏之于未萌銷之于未形者哉

寓政

行什伍而不開告坐之門不如無行也開告坐而不設賞罰之科不如無開也周官大司徒之教有保受賙救凡以敦任恤厚風俗而已其時民皆同井而居三時務農隙則講武無暇爲姦姦亦無所容奚取乎告坐賞罰管敬仲治齊立軌里連鄉以寄軍令而齊大彊商鞅治秦嚴什伍力耕守法而秦帝天下唯能開告坐設賞罰也後世保甲起此然效未見而弊日滋何哉充之不擇人遇之不以禮徭役徵索悉在其身胥吏又從而淩轢之猾者乃與胥吏比以困齊民每遇賑貸則張虛籍抑貧窮無敢與校者至于姦宄

之出入、盜賊之剽掠。未嘗發舉。罰固不及也。發舉焉。賞亦不及也。若然則法之所重。意之所輕也。名之所從。實之所違也。而世之求遏姦止暴者。猶一則曰保甲。再則曰保甲。吾不知其效安在也。今誠使愼擇其人。一切罷其徭役。稍加以禮貌。吏胥無得侵暴之。其什伍相附。聽民自爲聯屬。減去文籍。唯專其責于保長。里有通姦徒、宿匪黨者。以告于令長、所告實。予之賞。或不及發舉而先時掩捕。所捕實。予重賞。告與掩捕不實。有重罰。隱匿阿縱有重罰。令責之保長。保長責之什。什責之伍。如此而姦不遏、暴不止者。未之有也。或曰鹽徒、公行。邪術煽誘。豈保長所能制乎。曰。有寓政之法。在寓之如何。視州邑有山谷險隘。則仿三老游徼之職。因其地稍增置之。稍募丁壯。村立農官。市立市正。又開醜徒以自相告捕。皆策之宜行者也。三老書其孝弟。訓其不率。游徼主訪捕謹障塞。民有彊力願習技擊者。游徼以時教閱。有追胥則預。農官訓課耕桑。旱潦以時聞。市正譏轉鬻奇淫與不軌之物。有則以告。其鹽徒教匪。募有能自相告捕者。貰其辠。擒捕首劇者予之賞。使彼腹心自攻。則支黨披散。此趙廣漢張敞虞詡之策也。凡此諸法。尤在令長督察振勵之。則民安而俗善矣。夫政之必行者。雖酷如徙木棄灰。人無異議。政之不行者。雖惠如賜酺貸種。恩不下究。肅與玩殊也。故曰虛舟不能以自運。虛車不能以自馳。制備法良而歸于有弊無效。則行之之過也。保甲其一端矣。

禁末

末亦多途矣。商爲之首。先王爲其妨農也。恆抑之。秦發民戍邊。先辠謫。次市籍。漢高卽位。復取賈人子孫

序言

辱之。顧趨商者益多。以天子之威。不能伸令于庶民。誠事勢之不可解者。故鼂錯之言曰。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然其時商猶有功于農。未甚困農也。農之所挾。粟米布縷。所需百物之用。所挾不能流轉。所需不能羅致。商從而懋遷之。于農甚便。獨柰何重折辱之。今之商非昔之商矣。不唯妨農。且困農。不唯困農。上自貴流。下逮輿臺。商皆鉤取其贏餘而困之。何者。敦樸之源絕。而奇衺之風熾也。百室之聚。必有數十家之市。千室之聚。必有數百家之市。萬室之聚。必有數千家之市。核其器用。裨衣食者。財什二三。餘皆炫耳目。蕩心志者也。且夫商之所以奔走人者。在役末技。在通番貨。二者殃之門。蠹之府也。古者造作之區。官攷其效。工執其藝。必中程。必利用。非是者有禁。故詐僞毋敢作。今也工之習恆業者。困與農民等。而末技之徒。窮極工巧。日日增加。財之源有盡。巧之竇無涯。以有盡徇無涯。安得不竭。其番貨之奇淫。又千百倍于末技。挾無形之酖毒。燦九州之膏血。開尾閭之大壑。蕩四民之筐篋。此二者商皆寵而有之。夫利散于末技。猶曰吾民也。使利散于番舶。是豈不可爲痛心者乎。然則返之之術。唯在躬行節儉。倡之于上。始自貴近。及乎編氓。然後優爲之卹。厲爲之禁而已矣。農宜卹者也。今令農有能力耕倍收。不出鄉里者。復賜爵之例。寬其徭役。則趨農者必益奮。商之通有無。佐衣食者如故。其有敢役遊技。通番貨。與爲遊技者厲禁之。禁之不率。則著之下籍。別其衣冠。徭役不得代。子弟不得預試入仕宦。令吏以時閱市之百物。有奇衺不中法度者。售與購。皆有罪。州縣舉其要。以此定課績殿最。行之十年。或者末流稍衰乎。不然。吾懼夫公私之財力。畢歸漏卮。後欲救之而無及也。

導俗

俗之薄。由讓道之不達。儉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讓善于天。臣讓善于君。子讓善于親。士之應選舉也。有讓。受爵位也。有讓。下及觴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閒。不期而讓道達焉。古者天子卑宮菲食。諸侯制節謹度。羣臣大法小廉。以逮庶民。食時用禮。不期而儉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導源于上。而民皆敦勸于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視祿位皆懵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辭。營之無已。百金之子。靡衣媮食。與貲累鉅萬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則士大夫所以倡率之者過也。讓不達、斯爭競起矣。忠信衰矣。儉不昭、斯品制隳矣。財用匱矣。此蠹化傷教之大。虧法敗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急圖所以矯之。靡靡之俗。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夫所謂讓。非虛崇美節也。必有好善之實。有知人審己之明。所謂儉。非苟爲嬾嗇也。必內檢其縱佚。外酌其品式。唯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視其表而隨其流。斯翕然從之已耳。且是二者。嶷淩之隄防。驕僭之銜勒也。決川瀆于平原。無隄防以禦之。則橫流彌野矣。騁駟馬于交衢。無銜勒以制之。則奔軼僨轅矣。俗之澆漓。固無形也。然較有形之患爲尤切。士大夫任風化之責。既恬不爲慮。又不躬行儉讓以先之。欲俗之復歸于厚。安可得也。

王言

王言者敷治之韜鑰。達化之樞機。擇其人以代言。不可不愼也。書曰、出納惟允。詩曰。王之喉舌。唯得人也。虞夏商周之間。君臣兢業。聖賢相遇。其咨命陳謨。矢言誕告。莫不閎以遠。典以則。繇當時代之言者。皆聖

賢之徒也。繼是以降。其莫善于漢之詔令乎。有恤民之仁。有謙約之德。直而不僭。文而不靡。其策命則肅以正。其延訪則温以麗。其戒厲則嚴以斷。其褒勉則和以裕。賈山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往聽之。願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第五倫爲督掾。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蓋言之效如此。及東漢之季。尚書陳忠上疏曰。諸郎ホ文俗吏。罕有雅才。每爲詔書。轉相求請。詞多鄙固。漢之文詞。自是少衰矣。唐宋皆中書職制誥。擇文學尤異者使視草。時主好文。則益趨于浮侈。矯之者悉返以質。或徒類乎律令。文者過矣。質者亦未得也。然唐臣如楊綰、陸贄、李德裕輩。率能抶過失。中機宜。雖阽危之際。而勅書所下。驕將悍卒無不惕息感激。況施于政事脩明之時者哉。由此觀之。言固未嘗無效也。天之所以章者象也。雷之所以詔者聲也。日之所以麗者光也。王之所以播者言也。象不著無以儀羣動。聲不奮無以震遠邇。光不耀無以燭幽隱。言不脩無以昭法守。夫經國之本。非繫乎言。然王者有言。將以決百代之嫌疑。定萬方之軌則。布之史策。垂之子孫。當朝政方隆。動作可書于後。而代言者。務擇其人。綸綍之美豈惟遠追乎漢唐之盛而已。

正諛

諛之興也。非一日矣。其始以賤導貴。以愚導賢。而諛猶可正也。其後以貴應賤。以賢應愚。而諛不可正矣。凡人之納諛也有漸。才高而自矜者則諛中之。內柔而自恕者則諛入之。好同而惡異者則諛迎之。人之習于諛也。亦有漸。輕其不足譏也。而以諛欺之。憚其不可忤也。而以諛謝之。悅其不我違也。而以諛答之。

此皆未至趨勢蹈利之甚。明智君子咸能知其失。然漸之不謹。則流于諛而弗自覺甚哉其可懼也。凡諛者溢量之施。將有所中其欲也。所欲既中。反而愈騁。必加溢焉。是謗之梯也。譏之媵也。驕之蘗也。明智君子。柰何甘納之。而甘習之。且夫已嫉諛而樂受人之諛。譬不爲都市之盜。而攫錙銖于縢篋。終爲有竊疾人也。已從諛而欲禁人之受諛。譬以桀之徒誚跖之行也。昔張子壽之鯁亮。然憚嚴挺之而悅蕭誠。司馬君實與韓稚圭廷爭侃侃不阿。及柄國。變差役。則格范純仁蘇轍之議。而用蔡京。彼皆賢者。猶有所蔽。況不逮二公者邪。或曰巽以行權。不猶愈于訐以沽名乎。卑以自牧。不猶愈于亢以忤衆乎。曰巽者順乎道也。諛則違乎道。卑者正其身也。諛則枉其身。士行諛而砥礪之意衰。臣行諛而謇諤之風替。衆諛既盛。孤直自沮。若黑之變。絲蓬之變麻。不與之俱化不止。故夫喪人之善。長人之失。蔽是非而掩功罪。莫甚乎諛。明智有位之君子。欲正人心。矯時弊。必自去諛始矣。

學譽

有積學以致譽者矣。未有積譽以爲學者也。天積氣而勢崇焉。山積德而壤附焉。川積刑而流歸焉。士積學而譽至焉。古之君子無求譽之心也。皇皇憂其學之不足而已。始之孝弟以基其行。本之詩書以研其慮。循之禮樂以滌其邪。率之仁義以長其善。體之忠信貞廉以端其軌。稽之理亂興廢以擴其識。其未得之也。蹙然不敢自安。其既得之也。抑然不敢自是。潛而不燿。充而不溢。夫然、故道立于此。行動于彼。播乎家庭。達乎州黨。聞乎朝廷。名譽之來也。匪伊朝夕。已後之君子。非學是積。唯譽是求。非唯求之。又捷得之。

以虛聲炫實聽。以僞行獵高名。攷其本末經緯。未有見也。而藉藉者相屬焉。譬然自以爲得計。方譏積學者之拙于應時也。亦已謬矣。故曰枝葉之言。上士弗稱。飛蓬之聞。王者弗賓。謂譽之無本也。夫學猶染也。漸漬深而丹黃黼黻之文爛焉。不然、則績畫而已矣。久且繼之以剝落。學猶耕也。穢蓑力而穎栗堅好之收倍焉。不然。則鹵莽而已矣。甚且雜之以秕稗。層青生于幽崖。而梯山者不憚其遠。明珠產于赤水。而采淵者不避其深。火不言烈而燄灼焉。石不言堅而體貞焉。林之茂。烏斯集矣。餌之芳。魚斯至矣。君子審此。有積學以致譽。無積譽以爲學。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言學也。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蓋言譽也。

疑信

有信有不信。信也。無不信則惑也。有疑有不疑。亦信也。無不疑則惑也。信可信信也。疑可信則惑也。疑可疑亦信也。信可疑則惑也。天下有是非焉。是其可是。非其可非。而是非定矣。天下無是非焉。是者以非爲是。非者以是爲非。而是非淆矣。適南者謂去北而南矣。俄而猶未離乎南也。適東者謂去西而東矣。俄而猶未離乎東也。臧之亡羊也。以挾册。皆大惑之類也。學者之疑信何以異是。古之君子。雖明不如離朱。聰不如伶倫。算不如隸首。推步不如大撓。而不害爲大智。唯愼其信。而闕其疑也。後之君子。雖論窮六合之表。心探二氣之先。著書多于五車。放失羅乎百代。而不害爲大愚。唯舍其信。而求其疑也。文得尚而載之。武得箕而訪之。顏得孔而師之。信可信也。衍雕龍而侈之。惠堅白而鳴之。列御風而行之。信可疑也。夫身心之閒。倫紀之地。若經之言。若史之言。理亂成敗之機。生民利害之大。此宜求其信

者也。亦既博且閎矣。今舍其昭昭而求諸冥冥。譬索白日于長夜。徵飛霰于炎洲也。故曰言天地。解者謬也。言不解者謬也。言解與不解之謬者。亦謬也。且絀于理者。必伸于氣。氣盛則辨。辨盛則爭。如市賈焉。如聚訟焉。亦安睹疑信之所從邪。然則何以專信。曰莫如存疑。何以別疑。曰莫如崇信。

量交

巽而正。恭而無失。處上交之道也。肅而不慢。惠而不暱。處下交之道也。虛而有容。和而不流。處汎愛之交也。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處同心之交也。敬以遠狎。厚以遠薄。處故舊之交也。開之而後達其衷。測之而後入其言。處新集之交也。交必信。未有已不信而能孚于人者也。交必愼。未有始不愼而能固其終者也。信矣。愼矣。擇之以明。推之以恕。而交之道得矣。易合者必易睽。好譽者必好毀。多同者必多異。怨莫大于恃望深。隙莫大于求無已。釁莫大于廣攀援。殃莫大于痛繩人。尙其公無尙其通。交乃有功。執其貞。無執其情。交乃可成。貴玄黃之適于色也。不貴琴瑟之膠于一也。貴淄澠之呈其味也。不貴甘醴之湛于醉也。貴椒蘭之襲于久也。不貴荃茅之變于後也。易著三人之損。復昭二人之同。詩陳伐木之仁。復戒陰雨之薄。百爾君子。敬哉敬哉。交而後量則必敗。量而後交則无悔。

辨言

言有要。匪理無言也。匪事無言也。言而弗涉乎事理。是去薪求火之類也。言而弗當乎事理。是歧路亡羊之類也。君子之于言。無所苟也。無弗辨也。辨之柰何。衷之于理。而核之于事。事理合矣。進而察其言之氣

象。則罔有遁矣。或曰莊論未必無僉壬。正議未必無浮僞。辨亦棼難。曰無難也。膏盛則液流。波盛則瀾動。珠玉之伏于幽深者。其光華必見乎山川。蘭芷之秀于磵谷者。其芳馨必扇乎林莽。心之精。結而爲言。是衷之旗也。言之蘊。溢而爲氣象。是誠之蠹也。安可掩。安可誣。故言之寬以裕。和以暢者。其人之慈仁温良可知也。言之靜以正。肅以慤者。人之恭儉好禮。可知也。言之疏以達。闓以遠者。人之英亮開濟可知也。言之莊以敬。廉以潔者。人之亢直不回可知也。爲險陂察慧之言者。其人必刻深。爲勁悍鷙戾之言者。其人必果躁。爲曲謹和媚之言者。其人必諂佞。爲浮豔夸毗之言者。其人必侈蕩。凡若此者。攷之于事理。察之于氣象。皆昭然可辨也。夫事理之于言。猶組織之有機杼。機杼設而梯紈錦綺無不稟以受成焉。猶肌膚之有筋骸。筋骸具而運行止息無不率以聽命焉。氣象之于言。亦猶染采之有淺深。血脈之有榮悴也。推此以求。其于辨言也弗難矣。且言非徒以醇疵求也。諸子百家未必悉協于理。濟于事。其偏倚瑕纇或不可勝舉。然持之也有故。如水火金石。較然不渝其性。以待取者。而各適于用。後世之言。蕪矣蕪矣。溺矣蒙矣。附于理而實離。託于事而益疏。辨之無足辨者。則立言者又當自植其本哉。

續樞言

君臣篇

君道莫大于去疑。臣道莫大于去私。君莫急于選賢。臣莫先于不欺。君能斷仁乃全。不能斷傷其仁。臣能公才乃裕。不能公喪其才。君尙察則臣飾詐。君好名則臣進僞。君治事則臣避事。有君于此。卻封禪罷貢獻。躬服弋綈。器無文飾。則恭儉之君也。然舍其大而圖其細。謂之賢于佚奢可矣。無益于治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恭之容矣。而外戚卒攘其權。唐文宗袖經三澣。有儉之節矣。而奄豎實制其柄。綜核句稽。章奏皆親覽。牧令皆召對。則勵精之君也。然周于近而遺于遠。謂之賢于叢脞可矣。無益于治也。隋之文帝、唐之德宗、明之世宗、是已。不妄譴呵。不輕殺戮。則慈惠之君也。然不操威福而行姑息。謂之賢于刻薄可矣。無益于治也。漢元帝、明建文是已。畏愼者人臣之節也。孔光不言溫室樹。而輸情王氏。李息懾于張湯。胡廣趙戒屈首于梁冀。夫安取畏愼乎。報稱者人臣之職也。以詩書進取。而以刀筆事上。陰陽人主之意。議平準均輸。議告緡※榷算。不聞其引義慷慨也。夫安取報稱乎。寬靖者人臣之度也。王導不誅郭默而陶侃譏之。蕭俛崔植議銷兵而朱克融卒亂幽州。夫安取寬靖乎。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有天下之君。有脩職奉法之臣。有表率之臣。有社稷之臣。制節謹度。小國之君也。恤鄰字小。翼戴王室。幹不庭方。大國之君也。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天下之君也。舉其職業。布其憲令。早夜以思。無敢越畔。脩職奉法之

臣也。甄功過。慎舉劾。虛公以濟之。廉潔以倡之。表率之臣也。憂國如家。能斷大事。患未至則思防之。姦未進則思遏之。日夜詢求天下之賢才。察其文武幹略。緩急需人。則以告于其主而任之。是社稷之臣也。凡君積疑必矜明。矜生愎。愎生蔽。而情之通者寡矣。臣營私必怙寵。怙生驕。驕生忌。而才之進者寡矣。故賢君如天。賢臣如衆星。天積剛以運其健。積陽以盛其光。廓然大公。執眞宰而御萬物。賢君法之。故政無不理。衆星順南北以經緯。乘寒暑以伏見。粲然成行。準躔度而佐二曜。賢臣法之。故紀無不肅。

信臣篇

記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賢君于其臣。禮貌以隆之。誠意以孚之。爵賞刑罰以馭之。明示好惡。唯其信而已矣。不信則情弗通也。情弗通則事弗濟也。凡君之不信其臣者。必曰植黨營私。于是有挾術任數。以示不測者矣。有違衆用舍以矜獨斷者矣。不知實導之植黨營私也。奚以明其然邪。術數者韓非鼂錯以此教始皇漢景。始皇能劫制其臣下。而不能制趙高之爲亂。漢景用錯言。翳啓七國。幸錯誅而止。任術數則必尙察。尙察則必寄耳目。所寄耳目不必皆正人也。則必有小人起而迎合之。以發陰私。舉苛細爲忠謹。于是小人又引其黨。陽示孤立。無所附麗。實陰相比黨而潛傾善類。人君顧喜之。以爲能破除朋黨。其有二三忠直志同道合。偶涉論薦。則必以朋黨疑之。忠直者雖欲以其信自結于主。而主愈不信。此任術數之過也。人主欲用舍之權操之于己。宜也。然議論必采之至公。以衆論爲朋黨。而違衆獨斷。任謀議者不必達治體。任兵戎者不必明孫吳。則燕朱之于騎劫。楚失之于子蘭。唐玄宗失之于李林

甫。德宗失之于盧杞。文宗失之于鄭注李訓。此違衆之過也。夫君子自不爲黨。而不能不自爲類。何者。律身之廉相類也。體國之忠相類也。任事之果毅相類也。相類必相悅。相悅必相引。又皆顯然爲之昌言于廷。無所避飾。小人異是。雖隱相比周。而外示孤立。善匿其形迹。人主不察。反以君子爲植黨營私。以小人爲危身奉上。一不信其臣而舉錯失當。至于如此。其視公聽竝觀。按功罪、定賞罰。動合人情者。得失相去。豈不懸絕矣哉。且人主挾不信其臣之見。凡廷臣有以公正相取者。卽疑爲朋黨。則中材以下。皆將習于唯諾依違。以文具相蒙。幸免咎責。朋黨誠破除矣。吾恐廉恥氣節之亦相從而俱盡也。

明是篇

人君者。聽羣臣之言。因其當否而定從違。行黜陟以明國是者也。欲明國是。莫先于取諫臣所言別白焉。明著議論之是非。而昭示廟堂之裁決。諫臣以言爲職。又當盛隆之時。人主寬仁大度。使得奮口舌。展胸臆。直陳無隱。未嘗有建言獲罪之事。不患其不言也。患其浮舉不急。無當治要。或窺測風旨。上下而傅會之。人主又一切優容無所責。從違不繇此定。黜陟不繇此行。于是鯁亮者無所伸其批鱗補牘之氣。而脂韋庸下者反得喋喋充位。自名報稱。斯則國是之所以不明也。人主置諫臣以自輔。豈樂其喋喋充位。自名報稱哉。毋亦有所鑒而矯之歟。竊意矯之之故。不過曰。前世臺諫。多受大臣指縱。門戶攻訐。盈廷如水火。淆亂黑白。焚瀆視聽。相與倍公死黨。置國是于不論。故爲是以矯之。夫諫臣果出于倍公死黨。則取其尤者逐斥之。餘自不敢比周以罔上。若其無此。則不當取前代已往之弊。防其將然。故設是矯之。以消磨

俊傑忠讜之氣。徒使庸庸者得計。而于國計毫無裨益也。是故明主之于諫臣。所言善則從而行之。獎而陟之。不第以優詔報聞。博容受直言之美名也。所言徒窺測風旨。上下傅會。則從而黜之。不第以優容無責。且推行其言也。若是者凡以明國之有是而已。今夫人主惡倍公死黨之臣。而矯枉太過。但取充位。則忠讜之士受轉于無形之銷磨者。蓋什凡五六矣。大臣又承是意。遇保薦言官之時。陽戒而陰喻之。欲其摧鋒斂鍔。無咎無譽。則忠讜之士受轉于無形之銷磨者。什又七八矣。其謇諤不撓者。惟二三俊傑耳。雖不見譴責。而無所表異。遷擢亦不及。久之而窺測風旨。上下傅會者。且循資格轉高秩矣。而望國是之有裨。不已左乎。然後知容言之無以勝于拒言也。然後知開言路之適以塞言路也。

官才篇上

或曰取士之數。今則浮于古矣。而才不適用。意者官才之法宜變也。盍復帖經若策論乎。曰無益也。徒長其僞。盍復九品中正與上書自薦。曰無益也。適啓其偷。然則法無善于今之科目乎。曰未易言也。近世用才。惟進士一科。禮闈既有常額。遇慶典復增置。以十年約之。當取士二三百人。何才之多且易也。奇偉非常之士或不入其中。而淺夫小智及束髮之童。反攘臂得之。國家設科以待奇偉非常之士。非以待淺夫小智束髮之童也。而所取若此。則法之不足恃也。明矣。且夫以天下之大。需才之急。所取又如是之多且易。則宜有賢儁者出乎其閒。然而才恆不適于用。是非盡士之過。亦法之過也。凡才視乎其自養。與上之所養之。得之既易。取之又多。人人有速化之心。則氣不靖。氣不靖則蓄不深。蓄不深則以其塗澤附會之

術施之政事庸有濟乎又況所業非所用乎今縱不能盡變取士之法則請減禮闈之額三存其一遇慶典無增置留此一途以處中才若夫奇偉非常之士則惟天子親行制科始能得之勿專取詞藝惟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乃得舉或參用司馬光十科之議閒五六歲或八九歲一行之責行省大吏應詔舉才天子憑軒策之所取無常額取者皆俾其自占授以職事效則遷職舉者有賞不效則罷斥罰及舉者又令學士仿唐制得薦舉山林有道之士時時爲天子納說視所薦眞僞定賞罰此則養之厚而進之廣不變法而輔法以收才庶幾少有補乎或曰減常額則誠然矣若所言制科薦辟諸法亦有冒進者是安保無弊曰等弊也坐視其弊而不變與逆料其弊而格不行均之無當于官才王者之于人才始之甄陶變化以靖其氣其氣既靖則磨礪激揚振拔而鼓舞之使奮于功名之路以致其用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其指事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者未嘗無人也事會交乘文武幹略中外待以救時而紓困者又未嘗不旦夕引領也誠于此時稍破常格廣其途而進之核其眞而用之精神意氣足以感召天下之豪傑使之呈才效異奔走闕廷昔燕昭、弱國之主耳築臺拜士士爭趨之卒以彊雄況乎總壹海內陳爵賞以風示四方之士者哉如必逆計其弊謂不若專守今之所行則此法行之且五六百年矣三代之制皆可變此法獨勝于三代乎且治天下者欲得士而任之將任之奇偉非常者乎抑任之淺夫小智束髮之童乎

官才篇下

天下之才。既廣其途以進之矣。能使官當其才。展布幹用。上佐君相知人之明者。則在吏兵二尙書。非知人與知兵者。不得居此職。二尙書得人。則文武之士。竭盡智能。何政不脩。不得人則闕宂在位。張官布職。盡虛設也。此最國政治忽之本。不可輕也。所謂銓選者。在辨別賢否與材器所宜。不僅以年勞爲高下也。董生有言。小才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誠賢邪。當先以告。誠否邪。當先以告。何待計典而後署上邪。本兵亦然。察才爲上。其能周知四方。及緣邊隘塞形便。曉兵家進退決策制勝者。與和輯士卒。與屯田規兵食者。與武力魁傑跳盪無前者。皆疏其姓名爲別籍。不時以告于上。不必待軍政考察也。兵曹選寮屬。必其曉暢軍機。凡出爲兵備。任邊郡太守者。必取才于兵部。此皆異時禦侮干城之選也。朝廷惟宰輔卿貳。必人主自擇。其餘人才。未有不自吏兵二部出者也。欲官當其才。必先知其才。欲知其才。必延見諮訪。始能得之。若使掌銓與本兵。不拘私第通賓之禁。四方遷擢至部者。許于私第或廣廷皆得接見。聽其議論。察其才略。考其職業。又各令陳舉交遊知識中有才能出衆者。密疏于籍。徐試以職事。覘其驗否。日夜孜孜。惟人才爲念。廣諏博采。雖不能什得其五六。亦可什得其三四矣。今也不然。資格當遷。則二尙書曰予之遷。稍不及格。則曰不當遷。合格雖庸下亦予遷。不及格雖俊傑不得遷。非揆之才也。聽之例也。非盡例也。聽之吏也。夫文武二途。國家用才之地。政事之根本。孰有大于此。而一聽之例與吏。其何才之能官。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欲官才而不知才。因以不得才。又詆天下爲無才。噫。法自不能得才耳。柰何以此誣天下才哉。

或曰。私第通賓。恐開請謁苞苴之門。此法所宜禁也。吾子之言。無乃啓倖進乎。曰不然。天子置吏兵二尙書。必擇賢者爲之。其人賢。則請謁苞苴。無繇至其門也。二尙書而通請謁苞苴。是不賢也。焉有不賢而可任尙書者乎。亟黜之以進賢者。則請謁苞苴之竇自絕。昔裴晉公居相位時。淮蔡用兵。請于私第得延見士大夫以咨籌畫。未聞晉公之門有請謁苞苴者。呂文穆爲相。疏人才置夾袋。朝廷用人則取諸囊中。無不稱職。虞雍公爲相。疏人才高下爲三等。號材館錄。未聞兩公之門有請謁苞苴之客也。自非延見款曲。無以周知人才。宰相且不禁私第見賓。而獨禁二尙書乎。

謀備篇

虎豹穴于山林。不恃山林爲衛也。而恃爪牙。蛟龍蟄于深淵。不恃深淵爲衛也。而恃鱗鬐。今自千金之子。以至王公。有士之君。無不知申警設防。以謀其備。慮患故也。太上先患而備。其次因患謀備。最下見患而忘備。先患而備者。能制人者也。因患謀備者。人不能制者也。見患忘備者。爲人所制者也。謀備有二。有在有形者。有在無形者。山川險要。卒乘器械。是謂有形之備。信賞罰。脩政事。選擇賢能。是謂無形之備。善備者備有形。先備無形。無形之備勝有形。故有戰勝于廟堂。而折衝于尊俎者矣。所患于款撫者。非款撫之患。款撫而忘備之爲患也。凡主此者。始之有怯心。繼之有幸心。虞其議之不成也。則傾資以奉之。啓關津以悅之。飾大度以安之。于是敵愾同仇之氣。沮抑不振。彼未至弱我。我先自弱。我忘其備。彼反得脩備。而乘隙以謀我。昔之脩好約和者。惟太王句踐能以屈爲伸。以弱爲彊耳。其餘六國。南北宋。鮮有不敗者。夫

六國南北宋勢有不敵.不得已而出此.明者猶非之.設也、席九州全盛之勢.一遇白徒市賈.烏合島夷.金鼓未振.鋒刃未交.無故望風自懾.犒之金幣.縱其雜處.俾得瞷焉.招聚逋逃.窺伺利便.無敢過而詰者.則何爲哉.嗟乎.此賈生所以流涕江統所以著論也.主此議者.不過曰.我非不敵也.恬嬉已久.人不知兵.姑且羈縻.彼固無遠志.而我得以其閒.脩軍實.繕城郭.練將士.一旦有警.則我之備豫已具.夫果退而謀備豫.議未盡失也.然軍實果脩乎.城郭果繕乎.將士果練乎.抑但爲便文以自營乎.此何異與人鬬.不捄其吭.反自蟄手足.猶號于衆曰.吾有備矣.有不制于人者乎.故夫見患而忘備.謀國之大患也.孫武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制于人.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七蠹篇

國可富乎.曰奚不可.彊本而嗇用.王霸皆以之.國貧可富乎.曰奚不可.彊本而嗇用.王霸皆以之.議者曰歲入漸不逮初矣.蠲賑可不行乎.河隄可不治乎.遠夷可不撫慰乎.邊戍可不資遣乎.財將安出.曰天地生財.備人主之用.人主按天下之財.制天下之用.不患不足也.患耗不患用.水旱兵戎.何世無之.奚至今而度支獨絀.邪耗之于未用之先.及其用也.所耗又倍所用.耗之甚者.厥蠹有七.七蠹盡去.彊本而嗇用.舉內外府所儲.令當國者.得周知贏絀之數.預爲籌畫.因事而濟變.其有軍旅河渠諸大役.必擇才而使之.寬文法.專責任.以之禦侮澹苗.必效且速.用何至匱.七蠹不除.雖日進算緡之羨.歲增貢賦之額.猶無

救于匱也。請言七蠹。府藏之蠹在姦胥。州邑之蠹在供億。征榷之蠹在瑣才。農之蠹在末技。耤之蠹在冗官。餉之蠹在將弁之貪懦。士之蠹在置科之稠疊。凡此七者。皆歲秏左藏之大半者也。今使減府史之額。凡筦庫出納皆遣士人司之。則府藏之蠹可去。方鎮大吏及銜命奉使者。皆潔清不擾。無營不急。假與作爲科斂。有司不得旁緣爲姦利。則供億之蠹可去。所遣榷稅之吏。必清彊知大體。無任私呢。無進羨餘。無尙掊克。無資侵盜。則征榷之蠹可去。營末技者無慮皆奇淫奢麗之物。蕩心志。敗風俗。糜錢刀。甚者交通蠻夷。輸致琛詭。射利取贏。是率天下而離南晦者也。今一切禁之使著于本。則農之蠹去矣。唐太宗置官六百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其時事無不治。今內外文武幾十餘萬員矣。而事不加治。一人能治之事。析而爲十人。爲數十人。此猶百夫輿瓢。不裂不止。自臺省府寺之屬。鹽河漕之需次。與郡邑之丞佐。其爲可汰者多矣。省而併之。凡在冗散十減其三。則耤之蠹去矣。有正兵則有額餉。餉如故也。而兵不充伍。餉安歸乎。歸將弁之囊橐耳。將弁貪則不能律兵。兵反以劫制將弁。于是在伍者非羸則驕。一方有警。戰守不足任。紛紛調客兵。煩餽饟。四境皆騷然矣。今察將弁之尤貪懦者誅斥之。去孱弱。選票銳。餉必按兵。兵必充伍。則餉之蠹去矣。業舉子者益天下。禮闈常額。及慶典增置。約十歲五置科。取之至多。才不適用。盍稍減常額三之一。有慶典。勿增科。則士之蠹去矣。七蠹既去。加之以彊本嗇用。有外患及菑害。擇人以捍禦之。行之十年。雖未見富。決不患貧。議者又曰。若所言近正。然緩不切事。漢世以來。嘗有募資賜爵矣。取閭左之有餘。佐縣官之緩急。不加賦而用自足。其于富國不較捷乎。況塞上多未墾之田。徼外

有未闢之礦。舉而行之。國奚慮貧。曰此權宜之計。非經常之策也。何者。歸財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民之于財。猶魚之于水。民恃財而生。魚恃水而游。水竭則魚困矣。財竭則民擾矣。括財以濟事。事未濟而財已竭。又將啓事外之事。財不可再集也。何恃以濟乎。以今所急。莫若先去七蠹。其次則彊本而嗇用。而其要尤在擇人。舍此而求富國。以爲奇論可矣。以爲至計則未也。

防侈篇

風俗非細故也。波靡頹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者自民閒養生送死。嫁娶賓客之節。聖王皆制爲儀品。貴賤有等。無敢或侈者。非獨節財。亦以正性。故其時民安其業。有樂生之心。有仁讓之風。繇教化始然也。若未嘗防民以禮。又縱其侈。轉相仿傚。至于無所紀極。尙得曰細故乎。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匡衡曰。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轉效之。以今所見。殆有甚于衡言者矣。都下之民。其葬薶也。轜車輦以重翼。皆用綵繡紈錦。綴以流蘇。五色陸離。陳偶車寓馬。旌旗幢蓋。鹵簿音樂雜奏。屬于路者。將千人。其于嫁娶也。皆用繒綵金翠珠璣飾輿馬。輜軿塞道。鹵簿音樂前導。筐篚珍異之物。不勝名也。屬于路者。亦將千人。其宴飲賓客。必于酒樓盛陳樂部。伶童必曲盡褻昵之態爲笑樂。尊卑少長。洋洋縱觀。無所避。或繼以夜。一宴之費至數百緡。其婦女不坐房闥。盛飾觀劇。觴宴酒樓。被服器用。必取琛麗。工巧相勝。市之江淮南粵不足。又市之數萬里之番舶夷貨。輻輳萃都下。其始猶貴家爲之。後則富商大賈爲之。後則中戶爲之。最後則極貧下戶亦爲之。

詢其故。大抵取辦于子錢醵金。不若是者。不得齒于平民。昔西晉之時。石崇王愷最號爲汰侈。武帝又縱之。民化于奢。遂成風俗。唐中宗玄宗時。亦然。厥後卒召禍亂。彼猶豪者爲之。今則窶人子盡爲之。爭相炫耀。爲奢麗。至如此京尹不之詰。公卿大夫不之憂。賈誼曰。俗流失世敗壞。因恬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嗟乎。此豈細故哉。因是奢麗。遂生巧僞。失四民之業。趨末作之途。耗物力。棄廉恥。漸且至于冒上亡等。然後以刑罰隨其後。不能正矣。古之良吏。爲民條嫁娶喪葬儀品。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道。俗遂化于禮讓。夫法禁已然之後。禮施將然之前。俗侈靡極矣。法既不禁。教又不施。嗟乎。將聽其自轉邪抑且以爲細故而忽之邪。

糾慢篇

政非能慢也。法爲之也。法非能慢也。法繁者爲之也。立法以防弊。法固不能勝弊也。在神明其意而已。謂法不足防弊。朝取一法焉。增設之。暮取一法焉。增置之。立法外之法。又立法外之人。互相程督。互相檢校。事功在簿書。殿最在奏報。賞罰進退在稽覈。法愈繁密。奉法者愈受牽制。舉動日在咎過中。知有法而不知有政。胥吏之黠者。乘其牽制反得高下比附。罔利營私。無所不至。故以言乎紀綱。非不日求整飭也。而曠廢偷惰者如故。以言乎財賦。非不日求撙節也。而侵冒耗減者如故。以言乎農田水利。戶口保甲。非不日求脩舉也。而飾虛詞。寡實效。以言乎軍戎。非不日求蒐練也。而將貪士懦。器甲朽鈍。戰守無可任。中外上下皆務爲寬靖周詳。一切愛民課吏澹菑恤刑諸美政。大抵取文具而已。甚者大臣無敢爲獨任之譽

謗。人主不能爲破格之威惠。而匹夫反得以恣睢無忌。自行其意。嘻。其慢甚矣。是豈非法繁不能舉其政。積漸以至于此歟。此而不糾。無爲貴政。糾之如何。曰上者莫如斷。其次莫如質。斷則果而必行。政斯肅矣。質則簡而易行。政斯達矣。人君舉事。揆之于理。詢之于衆。稽之于古。度之于今。可以無失矣。斷而行之。法隨之以出者也。文勝則法勝。救文之弊必任質。斷且質。何有于慢。昔諸葛亮嘗以此治蜀矣。非獨亮也。東漢之末。政體極慢矣。自仲長統崔寔之流。皆欲以猛糾之。蜀先主、魏武帝、吳大帝亦皆用綜核之術。繩寬而警惰。誠救其弊也。或曰。子所稱。特治一國之術耳。治天下者。豈尙猛哉。曰猛非治道之中。然以之糾慢則宜。以其斷且質也。漢文帝最爲寬仁矣。然勳貴如絳侯。有過則免就國。親如淮南、薄昭不少貸。始雖以金縑餌匈奴。後乃赫然講武。命三將屯軍備邊。逐虜出塞。此豈牽制于法者所能哉。善乎管夷吾之言曰。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又曰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荀卿之言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又曰主好要。則百事詳察。此數言昭然于政體所在。斷以定之。簡以運之。而慢無不糾矣。

書續樞言後

續樞言九篇。監利王子壽官刑曹時之所著也。子壽曩作樞言十六篇。規切時事。姚子春木比之申鑒、中說。今時又異矣。天下苦于財力之絀。海疆晏然。抱無形之憂。而邊地盜賊時時竊發。子壽嘗爲予言。天下之事。任法者敝。任人者彊。兵雖疲。財雖匱。得其人而治之。不難振也。故其所著書。曰君臣。曰信臣。曰明是。曰七蠹。曰謀備。曰防侈。糾慢。獨于官才懇懇詳言之。分上下篇。其意以謂天下之要。人才而已。人才之爲

我用賞罰而已。今之爲法。限于成格。或疏于巨而覈于細。至其取士。止進士一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之選。宜設特科。如古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以收天下方聞碩儒。趨死不顧利害之士。嚴其功罪而甄拔之。又謂官人之柄。在吏兵二尚書。非知兵知人者不得居其職。朝廷惟宰執卿貳。天子自簡。其餘盡以責吏兵二部。使官必當其才。才必盡其用也。誠推是言以施于世。其補于治道。豈少哉。惜乎子壽將歸。而其道莫之行。其官又卑。而言亦莫之信也。古之君子。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後。子壽歸矣。固不與馳騁當世、求聲利者較一時得失。養親著書。誠有以自樂也。吾獨謂子壽退居荊湘間。舉酒放歌。登高以望大湖。滔滔而莫之拯也。其能恝然無所動于中邪。乙巳仲冬桂林愚弟朱琦。

德國議院章程

徐建寅譯

本館據靈鶼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德國議院章程

近之談泰西之學者。輒曰開議院之善。殊不知議院之設。其事之繁、例之嚴、法之密、語之忌、非朝夕可見效者。一語必回顧。一事必詳審。人方苦中國凡事不能速效。抑知泰西開議院、窒礙之時、更有甚於中國者。此德國議院章程、爲徐仲虎觀詧譯本。余亟刊之、以示天下之喜譚開議院者。

光緒乙未十月江標記於叢書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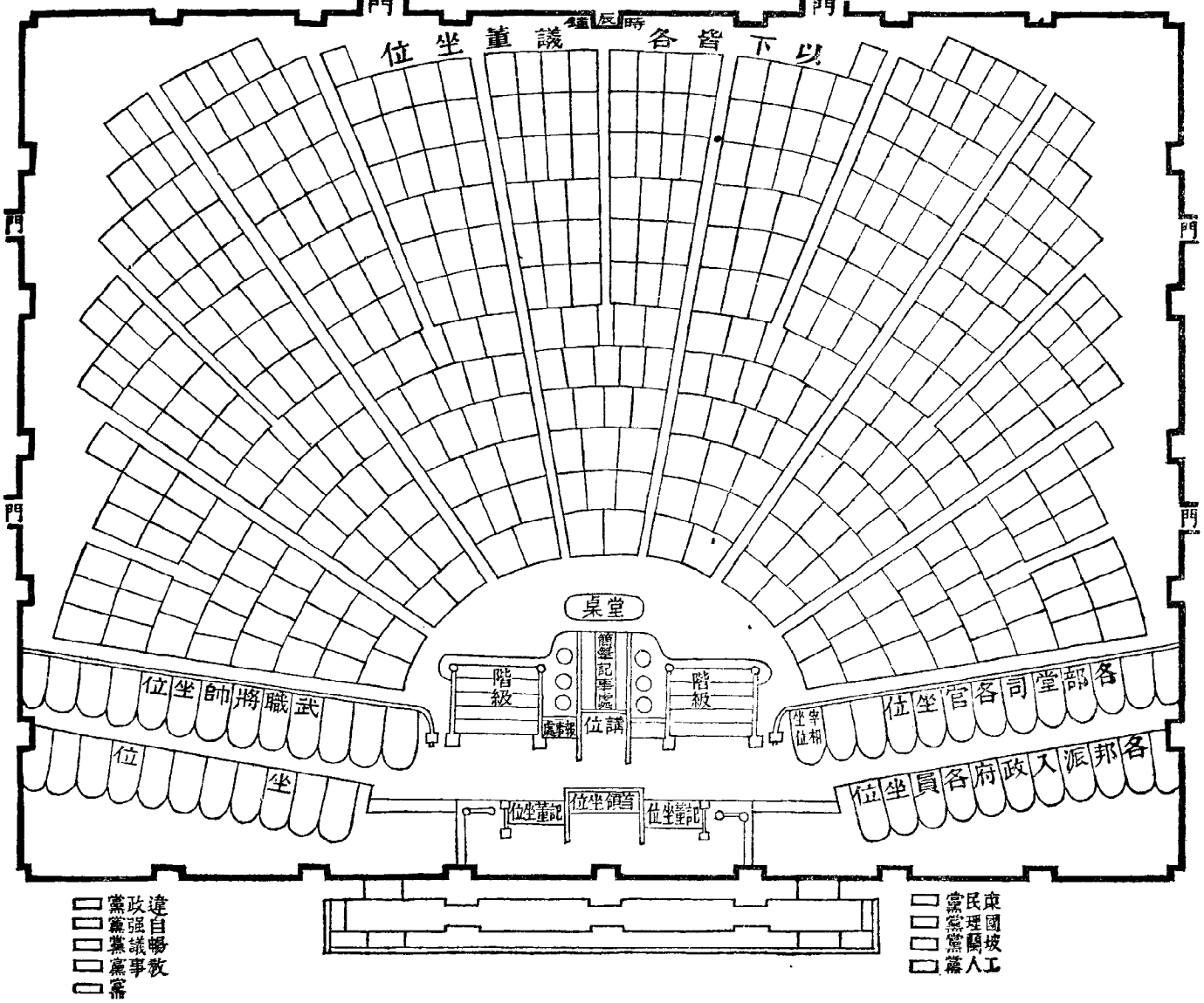
德國議院章程序

蓋開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夫子謂人情者、聖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生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事上、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夫惟上下之閡隔、至遠也.人情之趨嚮、至雜也.欲其交而通焉、不亦難哉.蓋非徧詢輿論、歷采國人之言.莫收周諮博訪、集思廣益之效.是以上而國政、下而民事、必皆集衆會議.以期同心同德、乃可訂定施行.然而會集多人、心志茸雜、難免發言盈庭、無所折衷.築室道謀、莫得一是.甚或箝口結舌、互相推諉、隨衆附和、退有後言、徒有會議之名、仍無會議之實.閒嘗鑑諸古史、徵以時事、深思而玩索之.卒未得其要領.故於使事之暇.從觀德國議院、知其

絕無是弊、心緘異之。爰迺博稽西籍、覓得是編。見其章程精密、條理秩然、可以通人情、可以交上下、古訓所謂三占從二、善均從衆者、將於此見之。因譯而出之。聊備採風問俗之意云爾。特敍數語、弁諸篇首、以誌梗概。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夏之月無錫徐建寅序

德國議院坐位圖


門
門
門
門
門
以下皆各議董坐位
反時鐘
桌堂
簡單記事處
階級
階級
講位
速記處
武職將帥坐位
各部堂司官各坐位
宰相坐位
位坐
各邦派入政府各員坐位
記事坐位
主席坐位
記事坐位
違自暢教
改强議事
黨黨黨黨黨
東國坡
民理關人
黨黨黨黨

會議之要。要在人人各得伸其意。尤在人人各得聞其言。既有精密之章程。秩然之條理。尤須堂院軒廠。坐次井然。方可聚衆人之議爲一議。合衆人之心爲一心。而堂院坐次。非有圖式不能明晰。實與章程條理、相輔而行。故並梓其圖、而係之以說。

德國議院章程目錄

第一章開院之規
暫充年長首領第一節
第二章前列諸人
公舉首領第七節
會成之期第十節
查帳董第十四節
第三章商辦三事
印送議件第十五節
第四章詰問政令
問答之規第三十一節
第五章議事之序
逐日議事之序第三十二節
議董分班第二節
公舉記董第八節
首領職掌第十一第十二節
議事節目第十六至第二十三節
論斷所問之政第三十一節
密議第三十三節
查驗進會證據第三至第六節
前列期限第九節
記董職掌第十三節
採訪使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九節
布告聚會散會之期第三十四節

記錄議稿第三十五至第三十八節
議畢第四十八至第五十節
第六章議事廳規例
會內人亂規第五十七至第五十八節
第七章請假補缺
請假第六十一節
第八章摺奏
撰摺第六十四節
第九章會末之規
已定之件第六十六節
附簡筆記錄條例四則
口講規例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五節
定斷第五十一至第五十六節
外人入廳第五十九至第六十一節
補缺第六十三節
入覲第六十五節
未定之件第六十七節
請改議稿第四十六至第四十七節

右計九章、三十一目、六十七節、並附筆記條例四則。悉依原文譯出。無隻字改易。惟節中所分之段落、稍嫌煩碎。遇有體例相近者、略事併合。以取便於檢閱耳。建寅附識。

德國議院章程

清　無錫徐建寅譯

議院、卽民院．亦卽他國之下議院．掄要盡在此院．故譯此而不及其他．此編祇紀其開院集議之章．其所議何事．則另有成書．茲不贅及．

一開院之規

暫充年長首領

（一）百姓每屆三年、新舉議董．按德國合盟紀事云．每十萬人．公舉議董一人．共議董二百九十七人．國君在殿中、宣讀開院諭旨後．議董卽入院會集．以年長者一人、暫充首領．如不願充、可讓與次長者．再不願、再遞讓．此年長首領．秉首領之權、至實任首領、交替爲止．由年長首領、選議董四人暫充記董．主記議語、至實任記董交替爲止．創開議院時．推年長議董爲首領．而後繼以實任之首領．次年開院．則以隔年實任之首領．爲本年暫充之首領．不必再推年長爲首領．再次年開院．則以老宿前任之首領．爲暫充之首領．如無老宿．則取新進．蓋事貴諳練、駕輕就熟也．

議董分班

（二）由年長首領、鬮分議董爲七班．每班公舉領班一．班內記董一．又預定數人．以備此二人偶不到院、可以代辦其事者．以上三等人、均以本班過半人數、公舉者爲斷．七班已定．無故不改．如會內有五十人同心畫押、聲明現分之班、不便議事．始可請首領、另行鬮分議董爲七班．各班到院人數．無論若

干．均可會議定斷．不必問未到之人．

查驗進會證據

（三）應候查證之人．概當提出再關．派于七班內．各班自查其派入之人．

（四）訂期會集後．或補缺後．十日內缺者．謂議董因故出缺．另舉他人以補之也．無論班內班外、及會內會外、如有一人指摘此人不合進會．此人即應候查證．須派于各班內查驗．查驗須嚴者．蓋防其有濫舉冒充．致後來有爭論不清．故慎之于始也．每班查畢、告知會衆定斷．布國議院章程云．將查得各證據．詳細記錄．請會衆定斷．過期指摘不理．德布二國議例略同．同者合言之．異者分註于下．以省筆墨之繁．非德例不足而以布例濟之之謂也．篇內悉仿此．

（五）年長首領、須將無須查驗之人、告知會衆．議董自初集日起．未滿十日．皆係暫充．過十四日、並無不合進會之確據．糾纏不已．則有妨公事．故立期日以限之．過限即撤去葛藤．俾無弊混．即定作議董．以上兩云十日．布國議院章程俱作十四日．

（六）已被指摘、尚未查得確據時．仍作議董．與會內他董無異．事無確據．難保非誣指而幸創者．又當待之不異于他董．則此弊自除．

查驗時．本人可自行申訴．惟不得作爲定斷人數．自行表白、即自擔保也．不作定斷人數．已隱示其有異于他人矣．

二前列諸人

公舉首領

（七）記董唱議董姓名．每人自行答應．即於姓名上加點．查明點數．即知到院之人數．如到院人數已

滿議額.議額者可以議斷諸事之定額人數也.緣合院議董三百人.當開會議事之期.豈能全行到院.必須全到方可議事.則罕有可議之日矣.到院人數未齊.亦可議斷諸事.又恐不愜衆心.故預爲酌中定數.以爲必如此方可會議定斷.則此所定之人數.卽謂之議額也.

卽可公舉首領、副領、參領、各一.記董八.先舉首領、卽以議董爲舉主、各書願舉之人名於紙.投集一瓶、畢.查有舉主過半人數者、定爲首領.如無過半舉主數、卽取舉主最多者五人.依前法舉之.如五人仍俱無過半舉主數、卽取其中舉主最多之二人.依前法再舉之.如二人舉主數相等.由年長首領、鬮定一人爲首領.又如前之五人外.有舉主數等於五人者數人、何人可列於五人之中、亦由年長首領鬮定.副領、參領、舉法同前.公舉之嚴而且詳也.有如此.誠可謂之至公矣.

公舉記董

(八) 記董八人.由議董各將願舉之八人姓名、同書於紙.同書於紙者.言舉主合書願舉之八人姓名於一紙.非比舉首領等人.書一人姓名於一紙也.畢投一瓶.不必舉主過半.祇以舉主最多者爲定數.如相等、卽由首領鬮定.

前列期限

(九) 民舉議董開會之初.推年長者、暫充首領、副領、參領、記董等職.以二十八日爲期.期滿、則公舉實任之人以繼之.至本年散會時爲滿期.下年會集、重爲公舉.卽以去年之實任各前列人、爲本年之暫充者.不必如初年之推充也.記董亦隨首領更換.惟已舉記董、必治事滿二十八日、始可辭任.

會成之期

(十) 首領、副領、參領、記董等、悉皆舉定.卽爲規模已具.首領開列諸董姓名清單.奏明會已立成.可以

商辦國政.

首領職掌

(十一) 會內議論之規模次序.首領、專管本會與會外人.公事交涉、禮節往來、首領署名作主.七班人會議、或採訪使另議、首領皆可同議.首領有故不到、副領代辦.副領不到、參領代辦.

(十二) 議院司事僕役購備等用款.皆由首領專主.惟數有限制、不得濫用.

記董職掌

(十三) 記董管記口講各事.應發印者、發印.應宣讀者、宣讀.書記者之錯誤、由其改正.查點人數、由其唱名點記.並登錄所點人數.又贊相首領與會外人公事交涉.

查帳董

(十四) 首領選議董二人、爲查帳董、稽核院內用費、及帳簿虛實.凡遇首領更換之日、此二人亦隨同更換.

三商辦三事.一爲政府交議之事.二爲本會陳議之事.三爲民間呈詞之事.

印送議件

(十五) 政府交下、及本會陳議之件.首領均飭印分送會衆.照十六至二十九節法、商辦.

議政節目

（十六）　政府交下之律法稿件。首領飭印分送會衆。三日後。方可開議。僅能略論大概。或逐段論說。或摘出論說。悉聽其便。初次開議、僅論大概。論說未畢不可駁改者。恐一人所見有偏、必當融會衆意、以取公允。而後再派使詳考虛實。乃愼之又愼也。正論說時、會內人不得請駁、待論說畢。即由會衆定斷應否另舉採訪使、詳考專議。布國議院章程云。當初次論說時。可聲明某事在某日以前尙不能開議。聲明某事不能即行開議者。恐事理繁重。一時未能明悉也。

（十七）　初次論說原稿已畢。必至二日後方可二次開議。若定議另舉採訪使專辦者。須俟其採訪考論印送會衆、三日後方可。二次開議、此次係逐條商議。每條議畢。即查是否之人數以爲斷。會內人可改原稿之次序。斟合、分折、便於議論。亦隨其便。又未議之前、或當議時、會內每一人、皆可請駁改原稿之意、不必他人協助。二次商議會內一人所見未洽。即可請駁者。欲人各抒忠無抑過之弊也。畢議後。首領、記董、將各條照改正者彙錄之。以爲第三次開議之稿。二次未有駁改。則三次仍用原稿開議。二次於各條全不應允、則無庸三次商議。二次經會衆壓擱之件。全未議及者、三次亦無庸議。

（十八）　二次議稿已印送會衆。必二日後方可開三次之議。無論二次議稿已改、未改、如有會內三十人同意。則於三次未議之前、或當議時、可請駁改。三次商議。必有三十人同意方可請改者。蓋議至三次。大致不甚差謬。如聽一人之意、從事駁改。則爲虎頭蛇尾之舉。無益而有損矣。三次商議。先略論改稿大意。逐條議畢。即查是否人數以爲斷。此次再有駁議、即彙錄駁正者。下次會集、查是否人數以定之。布國議院章程云。二次議時改所交下之稿。則三次必照改者。商議不同原稿。如照原稿商議。必有會內人另請。方可。

（十九）初次至二次議事之期。可以請改近、或同在一日。不甚繁瑣之事。可改短日期議之。免致遲延有誤也。必先於初次議事之期前一二日請之。有過半人數允准、方可行。若正當初次議事之日、即不許請改。布國議院章程云。三次議事之期。不得與二次議事之期。同在一日。○政府交下稿件。已經印送而至初次議事之期。又二次議改之稿、已經印送而至三次議事之期。此兩期、如與送稿之日、相距太遠、均可請改近。惟會衆不允者、過十五人則不可改。有十五人不願改短日期。足見其事尚屬繁重。如不察情由。遽行改短。恐有草率貽誤之弊。○初次議後。會內人無論何時。可請派採訪使。惟首領倡謂已畢。請會衆定斷者。則不能再請派使。事已議畢。略無疑義。如輕聽人言。派使查報、則虛糜時日。徒滋紛擾。無益正事矣。故不准。布國議院章程云。議院已定之事。送交政府。若有更改、則仍交還議院。再照三次商議之法行之。議院欲交採訪使詳考所改者亦可。此節之意。恐政府所改。或有不允洽處、故詳察之。

（二十）凡本會陳議。須將所陳之事。擬稿前書。謹請會衆商酌。後面至少有十五人署名簽押。方准收受印送會衆。十五人畫押方准收送者、防人少私多也。至少須三日後。主稿者始可於會集時、聲明其故。如不欲待至三日、亦可改近。惟應聽主稿者之意。

（二十一）陳議非律法稿。則僅商一次。如欲駁改、必有三十人同意方可行。是律法稿、則與政府交下之律法稿、同一辦法。律法稿乃國政大端。須鄭重行之。非律法稿。則事體較輕、可從簡易矣。○陳議稿。尚未印送創議者。於初議此事時。自願速議。會內無人阻止。則本日即可開議。

（二十二）陳議之事。其創議主稿之人、可自請收回文稿、停議其事。如會內他人信服其稿、援爲己任、

而出頭議用者、亦可。呈請稿中不必另有人署名簽押。

（二十三）政府交議之稿。是律法與否、皆照十六至十九節法行之。又非律法之稿、亦可照二十一節法一次商定。但必須問政府允否。

採訪使採訪使、採訪事之原委、民之向背、詳記之、以爲議事之藍本也。

（二十四）所派人數、依事之繁簡爲定。凡例須派使之事。羅列於後。一、分派逐日應議各事之序。二、考核民間呈詞。三、考核農圃情形。四、考核工商情形。五、考核各進款、即賦稅關稅情形。六、考核律法。七、考核各項需用之款。布國議院章程云。七、商議各城村民人自辦之地方公事。八、商議教書事宜。九、考核各項需用之款。十、考核帳册與實用是否相符。以上十事。大抵每股派使十四人。

以上七事、每年皆有必須考核之處。故各事皆常派使。其餘非常有之事、遇應派處、隨時請派。○議定應派人數。由七班中分班公舉、書欲舉之人名於紙。畢投一瓶。以舉主有本班當日到院者過半人數爲斷。各班派使之數、必略相同。每班可舉別班內之人。如有數班同舉一人。此人即作爲本班所舉者。別班有缺、再爲另舉。○若皆係別班所舉者。此人即作爲前班所舉。後班有缺、再爲另舉。如有缺須另舉者。速即舉定、不可耽延。布國議院章程云。如會內允首領派人往某處訪事。或與部內議事。則可另派。凡本會陳議。其所請有需用錢款者。如會衆應允。則必先派使專考、而後在院覆議。

（二十五）採訪使會集。即在本股使者內、公舉首座一人。記董數人。凡議事必本股人數到者過半、方可定斷、事已定斷。採訪使所定斷者。仍勘定其所訪之事。可以交院候議也。本股公舉主稿一。以敘初商、及更改定斷各意爲稿、印

送政府及議院。會衆至少須三日後方可集議。照十七節法行之。○使者所舉主稿、可不敍稿、而赴院口講。如會衆定欲敍稿、亦必須照辦。布國議院章程云。主稿者。止可申明採訪使所議之各意。不得卽請會衆照此商改。○本會陳議。如前二十節所云者。果已派使會集創議者。可入使會同議。但不能作爲定斷人數。創議之人。必詳悉所事之原委。故可與使者同議。而不得作爲定斷人數者。如創議有數人。僅准稿後首先署押之一人入會。創議數人同議。只准一人者。多人易致混亂。且凡事必須有一主。而防其涉私迴護也。會衆於使會、准聽而不准議。准聽而不准議者。防類異而心雜也。亦可定某次、須使者密議。則均不得往聽。後有所憑藉也。

（二十六）民間呈詞中之事。若與專派之使相關。首領卽將此民詞、交與幷辦。民詞嚴立限制者。防詭言亂政也。若民詞已交與民詞使。稱使乃採訪使。稱民詞乃民詞採訪使。省文也。而見其事與專派之使相關者。亦可請將此詞交與幷議。民詞使、辦事已滿兩月、可請會衆派人接辦。○交與民詞使各件。每七日、首領摘取各詞由印送會衆。民詞應由民詞使、或會內十五人呈請、方可議。否則不准。至請議民詞、如由民詞使請者、則依前二十五節法、舉定一人入院請之。如由會內十五人請者、則依前二十節法、擬稿署名。呈由首領印送會衆商酌。其專派之使、收到首領所交民詞而請議者、亦依此例。○民間呈詞到院。准、駁、均須批答、不可置之不理。民詞之不准者。應將其窒礙難行處。揭曉於民。折服其心。如藐視不答。易生怨恨。殊失民爲邦本之意。

（二十七）政府諸人、或政府委派之人、皆可入採訪使會。或七班會內同議、惟不得作爲定斷人數。○採訪使會集日期。並所議何事。必先期告知宰相。使者議事。必先告宰相者。使民情逕行上達。以重宰相之權也。

（二十八）採訪使每股、並會衆每班、可自定其每次議事之序、亦可由首領定期、請會衆每班會集、分班議事。

（二十九）使者事竣、告知首領。首領卽定會議日期、以告會衆。依三十二節法行之。

四詰問政令

問答之規

（三十）會衆如問政令。須將所問之意、詳敍文稿。稿尾、需會內三十人、署名畫押、付首領、抄送宰相。（此亦重予宰相之權。令人不能輕易詰問。而又不禁其詰問者。欲民之誠服也。）宰相當於下次會集時。告知會衆應緘祕、應宣明之故。其應宣明者、則訂期由宰相詳告。屆期先由詰問者、有院詳訴所問之意。

論斷所問之事

（三十一）宰相已詳告應祕與宣之故。或已宣其意之後。會衆欲議所問之事。必有五十人同意欲問者方可開議。待論說已畢。會內無論何一人卽可請衆定斷。不得急請判斷於議論未完之時。（令人不能輕議要政。而遇可議之時。又必使之暢其所言。不遽強斷。亦欲民心誠服也。）

五議事之序

逐日議事之序

（三十二）每次議事、臨散時、首領告知會衆。下次會議之事、及先後之序。（當期議事。會衆如未明所議云何。勢必心旌搖搖。莫知所

措、猝遇事機、難於評論、故預先宣告、他日所議之事、略及先後之序、俾中心有主、屆時自議說從容矣。會內如有一人、欲改此序、即可言明、改序必先時說明取准者、防臨期更改費時也。取會衆過半允數以定之。事序既定、即印送節略與會衆、及政府諸人。大抵每七日會集一次。此日議事之序、先儘本會陳議、次則採訪使、已經訪明之民詞。本會陳議、則按其敷陳到院日期之先後爲序。民間呈詞、則按其呈院日期之先後、或採訪使訪明報院日期之先後以爲序。不可輕改次序者、恐混亂事規、就誤時刻也。欲改陳議之序、必以原陳人應允爲準。改民詞之序、必以不允者、不及三十人爲準。

密議

（三十三）會議乃坦明之舉。有時事須密議者、必首領或會內有十人同意、而後始可。請衆密議、初次密會、係議某事、應否密議。初次密會、乃商量某事當密議、某事不當密議、並非逕議其事也。既行議定。所有應行密議之事、即請密會以議之。

布告聚會散會之期

（三十四）開院散會、並每次會集日時、皆先期由首領告知會衆。預先定期布告者、以便會衆臨時可以齊集也。

記錄議稿

（三十五）前次會議之記錄稿、存於院內。會中人可隨意閱看。惟會議之本日內、並無一人謂此稿有錯誤處、則此稿作爲不刊之論。嗣後不得再行更改。取決於當時、以杜退有後言、致亂衆心也。

（三十六）稿內必須記錄者三事。一爲會衆定斷之詳細字句。二爲詰問政府之詳細字句、並旁記宰相之答詞。其不能答者、亦應註明。三爲首領告語之詳細字句。

（三十七）假如會內有一人謂記錄稿內有錯誤處、或誤會原意而錯記者。首領必須問明會衆、如實有錯誤。當日必須更正。

（三十八）記錄稿尾、必須首領及記彙二人簽押。

口講規例

（三十九）會內人欲行口講者。必先請首領允准。否則不得擅講。（會內人必請准而後講、防喧嚷也。）如首領自欲講論。必請副領暫代其位。自往講臺上口講、不得在首領位上口講。（首領必請代而赴臺口講。恐與首領職掌宣諭之語、無分別也。）

（四十）政府之人、或其所派之人、欲行口講者。無論何時、可請於首領。首領必須應允。（政府諸人請議必允者、重宰相權也。）若其所派之人之幫辦、欲行口講者、不得自請。必由政府之人、或所派之人、爲之代請、始准行。（幫辦口講、必由正使代請者。恐喧奪議壇口講時刻也。）

（四十一）所議之事、與預定之序不合。會內有一人請口講以改正之。首領應卽時允准。（必允請正議事之序者。防議不拖要而費時也。）○某甲口講、而涉於某乙、其言不合某乙之意者。必待某甲畢達其說。某乙始可請講、若某甲尙未講畢。而本日爲時已促、會衆將散、某乙亦可排衆請講以辯正之。（甲畢其說、乙始可講者。防喧奪也。甲說未畢、而時已促。乙

可排衆請講者防含屈不伸也。○一切與本題無涉之說、不准講。

（四十二）凡欲口講者、或往講臺、或在本位、均可。其預撰之稿、不准宣讀。所撰之文、准講不准讀者、防舞文蹈虛也。未諳德國語言者准之。

（四十三）有人泛言無涉本題者、首領當挽使入講本題之事。此節最關緊要、否則必致浮議多而略無實濟矣。其違背院規者、首領當斥其不合、依五十七節法行之。如違前二例之一、已經首領二次指斥、而仍不改者、首領即告以如再不改、當請會衆禁斥。倘三次仍執拗不從、即請會衆禁止其入口講。屢斥不改、乃頑疲不堪預議之人、例應嚴禁。

（四十四）各人口講之序、依初議時、或他人講畢時請講之序。論講當依請講之序者、防撓越起爭也。布國議院章程云、會內人欲行口講、必於論說一事已畢、首領宣言、今當准行口講之時、方可請事口講。且請事口講之人、必須在首領所定專管口講名單之記董處請之。應說明所講者、爲扶導、或駁斥、此事之立意。又如初准口講時、有數人同時來請者、則圖定其序、記董能使扶導、駁斥二項人相問而言、如兩相問答者、更妙。

（四十五）事已議畢、而政府之人再有詢問、即爲未畢。政府之人詢問、多係要事、須盡其辭說、不留餘蘊、以裨政事也。會內人仍可請講此事。又如事已議畢、而會內原陳此事之創議人、或原報此事之採訪使、再有所見、亦可請講。

請改議稿

（四十六）欲改議稿、或改添入之別款、而前議尚未完畢、無論何時、皆可陳請。惟請改之義、不可越出本題、且須敍稿、送與首領。布國議院章程云、何以欲改之故、不必列於稿內、可以臨時口講、凡請改之文、如未印送、則交付首領、讀與衆聽。

（四十七）請改議稿等件、所敍之稿．如未發印、則本期議畢．必須印送．下期會集、即行定斷．不得再議．又凡採訪使、會內少半人數之意、與請改議稿者、意見相同、亦照此辦理．○會衆所允改議稿之各節．須與未改之各節、同送議院．再按十七、十八、兩節法作二次三次之議．不必專將已改之各節發印、惟須先定斷已發印者、而後再定斷未發印者．○採訪使報至．會內人又行添改、即將原報與添改者、同期定斷．不分二期．如欲分爲二期定斷必不願者不及五十人方可行．惟已允採訪使所報者爲是．即不得再允會內人所添改者爲是．

議畢

（四十八）議論已畢．布國議院章程云．首領查口講名單內諸人．俱已講畢．或會衆皆言議論已畢．無人再欲口講者、此時即爲議畢．由首領宣明議定之要旨．詢問會衆以爲是否．如有數事皆已議畢．則依次逐事宣問、如會內有一人以爲其旨不合．則此人即可請講駁正．應否准講、聽衆定斷．○首領詢畢．會衆祇答以是否無庸續講．是者人數過半、則爲准行．是否參半、或否者過半、則爲不准行．

（四十九）會內無論何人．均可獨請首領、將議定要旨、分段宣說．一人亦可以請者．見議董等．不以人多而減其勢、以致下情有所屈抑也．如首領不能分段、則按其事．係出陳議．能否分段、由原陳主稿者定之．係政府交議、或民間呈詞、由會衆定之．

（五十）會內已有三十人同意請停議．於本一日、或本一事、可由記董、畢唱已准講之人名單、以詢會

衆.會衆各答以停與否.以過半人數爲斷.○無論何時.會內之一人、可請緩議現在指議之一事、而先議下一事.如又有一人據理直請逕議現在指議之一事、首領當詢會衆以定之.惟前經有一人請先議下一事、而會衆未准者、卽不許再請.○會內人、請改添入之別款.首領須於詢改議稿之前.卽詢明會衆定斷.○當議政府交議之事時.不得請暫緩此事.而先議下一事.

定斷

(五十一)　將定斷時.首領面詢會衆是否.設當時有人言、到院人數未滿例能定斷之額.首領或記董、亦疑爲未滿、卽行宣讀名單、以點到院人數.首領記董無疑、則不必唱點、卽可定斷.他人不得再言未滿.

(五十二)　是者、起立.否者、不立.是者過半.卽定爲准行.首領如未決立與坐何者數多.可請是者坐.否者立.如仍不能決何者數多、則宣讀名單以點之.

(五十三)　是否之數、已經點淸.首領卽宣明某事是之者過半、定爲允行.或否之者過半、定爲不允行.

(五十四)　會衆若疑是否兩項人數何者過半、與首領記董意見歧異者.必有五十人同請、始准宣讀名單以查核之.

(五十五)　宣讀名單.先依各人號數次序、宣名一周.再按人名字母次序、宣一周.初次如有出外之人、二次可以補入.二次宣查已畢.首領卽當播告大衆.點名已畢.定斷允否.

（五十六）未讀名單、而定斷某事。會內人可將不允之大略、寫交記董、附於簡筆全稿、不在院中宣明。

六議事廳規例

會內人亂規

（五十七）會內人、有違規則者。首領呼其姓而誡正之。（首領有禁阻撮嚷之權。）其人如自以爲是。可詳敘其意。俟下次復集時、由會衆定斷、本期不必多議。

（五十八）會內如有多人喧嘩亂規。首領可請會衆暫散片時。或竟散一日。亂規者仍不降心、首領可戴上禮冠。（此禮冠乃議院臨衆之冠。當議事時、脫以敬衆。逢人擾嚷、則不可以議事。戴上此冠、明示會衆此時爲不議事之時、無需進言也。）則此一點鐘之內、諸人所言。不以爲據。

外人入聽

（五十九）議院全院、及外人入聽之房廊各處。首領例得整飭肅靜、使盡人不違規則。（喧譁失儀、有妨公事、不得不禁。）

（六十）聽廊內有拍手、呼喊、狂笑、吸烟等、失儀者。首領可立時逐出其人。

（六十一）聽廊內有多人喧嘩、而不能查知爲何人。首領可令其本間廊屋內之人、盡行出院。

七請假補缺

請假

（六十二）議董請假、不過八日者、首領可操准行之權。其過於八日者、首領須問會衆、以過半人數允

准爲定。請假立限制者。恐人習渙散。不能及額議事也。請假而無期日者、不准行。請假與未請假而不到院者、院內開列名單、以示會衆。

補缺

（六十三）議董缺出。無論何故。首領卽當告知宰相。宰相設法、速令該處人民、公舉以補之。布國議院章程云。首領卽告知民部尙書。

八摺奏

撰摺

（六十四）會衆欲請奏事。而其內有人已經撰成奏稿、送與首領者。則辦法與別項相同。如會衆定議將此稿先交採訪使查議者。卽依例舉廿一人充使。以首領爲首。首領無暇、副領代之。倘其人未撰奏稿交首領、亦如數舉使撰文、以首領爲首、送院議斷。

入覲

（六十三）奏摺已繕。應派人面呈德君。其應派陪覲人數、首領先詢會衆以定之。應派何人、續行拈鬮以定之。入覲、則首領爲領班。君有所問、則首領面奏。

九會末之規

已定之件

（六十六）　會衆所定已准之律法稿、送呈宰相、由宰相將此稿繕正轉奏、國王畫押、批准頒行、布國議院章程云、送呈上院、

未定之件

（六十七）　政府交下之律法稿、或會內陳議、或民間呈詞、等件、本年會集時、如未定斷、卽作罷論、布國議院章程云、上院交下之律法稿、議院議定後、卽送上院、又上院交下之稿、議院全行應允者、交與部中、而告知上院、如稿內有抽改之處、則將全文送上院、而不送部、部內交到之律法稿、議院不允、則告知部中、上院交下之律法稿、議院不允、則告知上院、

附簡筆記錄條例四則

一、簡筆所記口講之稿、送交簡筆稿房繕正、每會集之次日、會衆皆可往觀、如有錯誤、卽可改正、限至午正爲止、會內人議稿繕本、以午正爲限、政府等人議稿繕本、以未初爲限、因不誤新聞館報期之故也、如會集之本日、已經繕正、會衆本日、卽可往觀、

二、午正以後、不能再改、須於未初之前、將已經繕正之稿、並附件、送新聞紙館登報、

三、簡筆記稿之繕正本、非經管理簡筆房之副領、或記董、或原議人允許、不得取攜出外觀看、簡筆房書記長、亦不得許人取攜出外、記稿繕本、如聽其隨意取出、漫不經心、必致遺失、故當收藏、

四、政府之人、及政府所派之人、在本會內所講之語、其簡筆記稿、本日卽當繕正、送交本人閱看、如次日午初之前、繕本尚未發回、簡筆房卽另繕一分預備、如待至未初、仍未發回、簡筆房卽將另繕之一分、送新聞紙館登報、布國議院章程、附錄第五條云、簡筆房書記長、必盡力查對初印之稿、立時發印、

跋

西國之有上議院。猶我華之有軍機處。君臣之意、於此得以融。西國之有下議院。猶我華之有觀風問俗使官民之情於此得以通。英、法、美、奧諸國。悉如此。而德國之爲治、於此尤加精核焉。上院爲政府宰相爲首、部院各官佐之、職在行政。下院爲議院。民之賢者爲首。民之才者佐之。職在議政。民議平允、官每受而行之。略無牽制。行之不當。民可詰而正之。蓋歐美諸洲、惟德國多理學之士。名儒碩彥、冠冕各邦、平情合理。政治專尙太和。故能以齊盟邦之參差、抑法人之狡悍、元音太羹、味淡聲希、非他國之重商務尊教事。徒求錐末者、所可同日語也。仲虎先生、廣覽中西圖籍。淵博淹雅。謀所以強我華者。尋流溯源、舍洞達民情一法。總不能有以爲治。若醫算製造等、猶末趨耳。爰於使德之暇、交遊彼都士大夫。探討菁華、覓得斯籍、譯而行之。識見之超卓、志意之敦厚、亦非他人之考技藝、譯條例、迄無大綱者。所可同日語也。漁於西學略窺門徑。究未登堂。讀先生此編、啓悟良多。如先生之引誘後學、誠無愧於夫子之循循矣。敬拜首而陳芻言於篇末。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冬十二月後學桐城江之漁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王制管窺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製壽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章德宣 陳敬衡 潘同曾）

甲

G一五三四